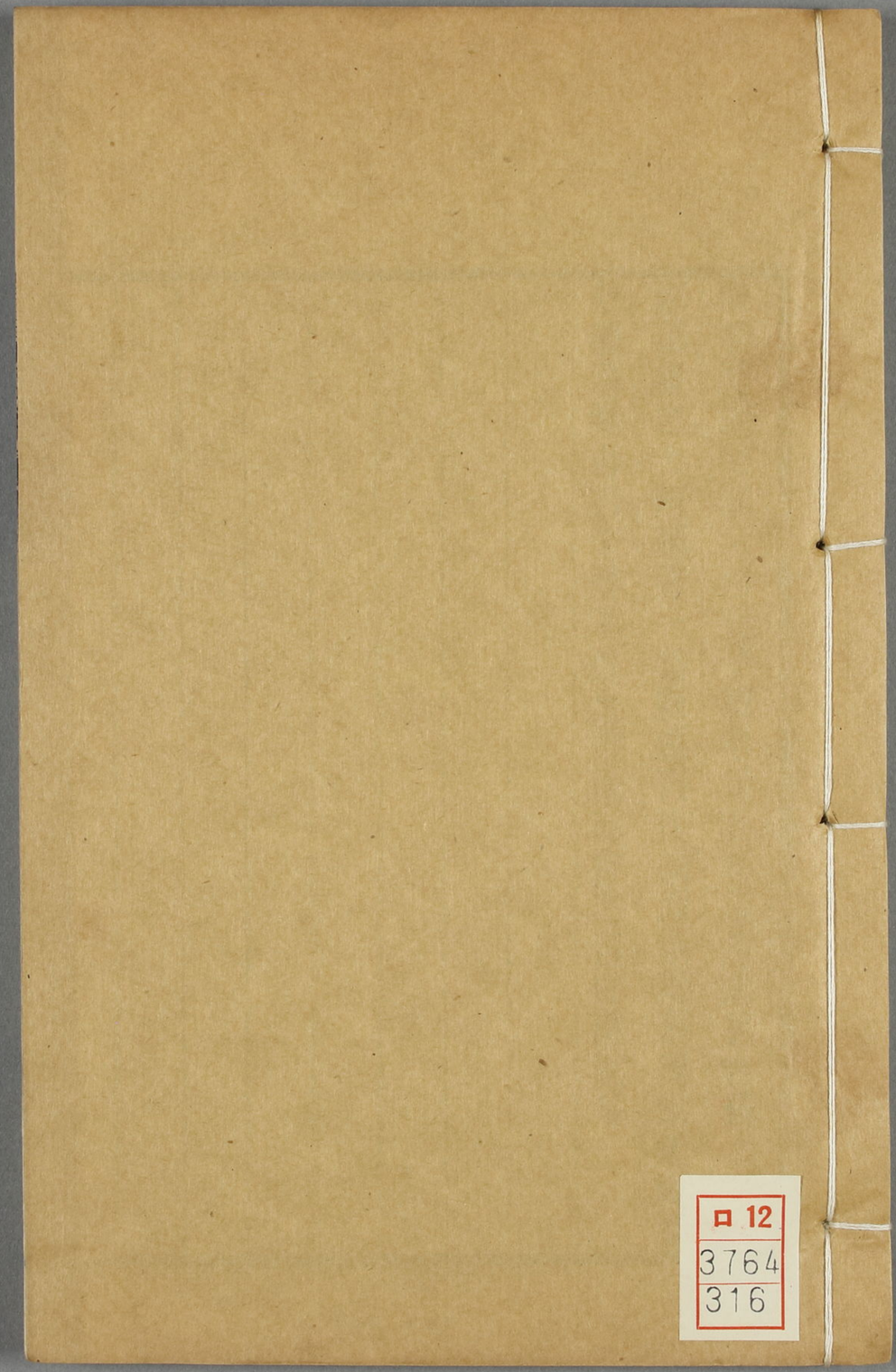




口 12
3764
316



D12
3764
316

儆季禮說略敘曰初予讀秦氏五禮通考病其吉禮之好難
鄭軍禮之太阿鄭每一卷戰輒有作既而諷禮書通故遂輟業
今編舊稾得若干卷不忍全弃汰而存之名曰禮說略

木下中七代
1991·4 贈 寄
91-349

南菁書院

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十六

禮說略一

定海黃以周元同著

郊祀

天與帝偏言之互相通對言之義各別劉子政五經通義有五帝昊天上帝之分其說依據周禮故鄭注周禮遵用劉說而混合之者自王肅始攷之掌次曰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帘重案大旅上帝與五帝非一祭故別言之司服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祀昊天上帝與五帝非一祭故竝言之王肅欲混天帝之稱得乎混之不可得遂以五帝爲五人帝矣典瑞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祀天旅上帝與祀地

旅四望對文竝舉則天與上帝非一祭猶地與四望非一祭也
天主於一故稱祀與地同上帝非一神故稱旅與四望同旅者
會祭之名也王肅欲混天與上帝之稱得乎欲合天與上帝之
祭可乎若混合之於周禮之文少別白矣繹周禮文祀天曰昊
天上帝祀五氣分王之帝曰五帝兼祀五帝曰旅上帝郊祀五
帝曰大旅上帝上帝卽五帝合昊天上帝爲六帝而諸經之稱
上帝有專以五帝言者亦有渾以六帝言者學者當區別觀之
小宗伯曰兆五帝于四郊月令篇曰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于東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
大夫以迎夏于南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以迎秋于西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

北郊五帝分王各有專祀春祭蒼帝夏祭赤帝秋祭白帝冬祭
黑帝季夏土王之日祭黃帝其配以五人帝五人神也鄭君所
謂靈威仰赤怒熛諸名目出於緯書人或不信而周有五天帝
之祀非確然可信乎王肅之徒以五天帝爲五人帝則五人帝
未出之前其無司四時布五行者乎左氏襄七年傳曰郊祀后
稷以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
天月令篇曰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此孟春祀五帝卽祭
法所謂郊稷也郊五帝曰配天者猶祭五土曰祭地歟渾言之
也王肅之徒遂謂祈穀上帝是祭天之名非祀五帝其說殊謬
充人掌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此卽郊滌帝
牛之說而曰祀五帝冢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

戒此卽卜日用辛獻命戒官之說而亦曰祀五帝大司寇禋祀
五帝則涖誓百官戒于百族此卽庫門戒百官大廟戒百姓之
說（姓謂子姓百姓卽百族）而亦曰祀五帝則郊祀五帝有明證矣司服又
言祀昊天及五帝竝服大裘而冕假令五帝不配於南郊祭非
夏正月何時可服大裘乎如謂服之以祭四時迎氣之五人帝
則迎春祀太皞可以服袞而迎夏迎秋其得服袞乎尙得曰祀
五帝亦如之乎左氏桓五年傳曰龍見而雩此孟夏祀五帝卽
月令篇所謂大雩帝用盛樂也其所配之祖不詳春秋書雩竝
七月之後爲旱而雩志其災也正雩之禮當在四月月令仲
夏大雩帝又遲一月誤也月令篇又言大饗帝嘗此季秋祀五
帝卽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也明堂唐虞謂之天府又謂
之五府府者聚也言天之五帝聚於此也明堂專祀五帝其禮
甚古或謂宗祀郊祀皆爲昊天固失之矣或謂宗祀郊祀皆兼
昊天及五帝亦非也鄭君謂夏雩秋饗竝祀五帝其說不可易
矣大司樂曰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靈
鼓靈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
丘奏之此冬日至祭昊天上帝卽祭法所謂禘嚳也其對北郊
言之則曰南郊記郊特牲曰兆于南郊就陽位是也其對啟蟄
郊言之則曰始郊郊特牲曰周之始郊日以至是也故圜丘亦
有郊名而不得謂郊卽圜丘猶方澤亦有社名而不得謂社卽
方澤也然則天之神有六每歲之常祭有九祀昊天上帝一祀
五帝五合祀五帝曰旅上帝二郊祀五帝曰大旅上帝一記禮

器云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五帝郊

天有五行化生萬物周禮詳五帝之祀卽主五行之氣者也禮器篇云因吉土以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鄭注云饗帝於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五行木爲雨金爲暘火爲燠水爲寒土爲風鄭君此注最爲明確春郊祈穀之所以祀五帝者以此王肅好與鄭難而私定家語亦云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與鄭注合蓋古說相傳有自肅亦不敢盡改也五帝爲五行精氣之神以其氣言謂之五精之帝可也鄭月令注以其性言謂之五德之帝可也鄭王制注以其色言謂之五色之帝亦可也周禮先鄭注以其方言謂之五方之帝亦可也朱子說王肅注家語云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後世讖緯皆爲之名字亦爲妖怪妄言夫靈威仰赤熛怒諸名目經無明文但依王肅所定家語五行之神爲五帝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爲五人帝亦安得謂五人帝之前無五行之五帝哉亦可以周禮之五帝而一以五人帝當之哉宋楊復已知王肅五人帝之失而駁之曰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其說善矣然又信天帝合一之說以難鄭注於周禮不可通則又轉之曰昊天上帝者天之大名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一天也楊氏此語卽宋人說理氣一而二二而一之見馬端臨作通攷已知其失

而駁之曰如楊氏說則五帝乃天之別名原未嘗有所謂五帝之神也則曰帝可矣何必拘以五又何必於祀上帝之外別立祀五帝之禮乎益五帝爲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嶽爲五行之鎮而在地也馬氏此說與鄭禮器注合是也近秦氏味經作五禮通攷力主王肅以駁鄭注謂鄭注之誤總由以天有六而天帝爲二不知帝既有五天亦何嘗不可有六天既有六嫌無大小天帝亦不得不分爲二且秦氏於五帝迎氣類亦云五帝者五行之神稱六天失之僭是亦分天帝爲二矣則前此之嘖嘖辨鄭注者誠可不辨也而秦氏且强辨之曰昊天猶乾五帝則元亨利貞四德自知說之不可達借巧喻以文之當在孟子詖

蔽遁窮之例

禘郊祖宗

爾雅釋天曰禘大祭也禘从帝从示从帝帝天也故在釋天中宗廟之禘別取審諦之意非本義也禘爲大祭之名祖廟五年之禘對四時常祀爲大也冬至啟蟄二郊之禘對祖宗爲大也祭法又分郊禘爲二者冬至之禘對啟蟄郊爲更大也禘郊在丘壇以祀天帝曰禘郊所以別祖宗之爲廟也祖有德宗有功爲廟之不毀者曰祖宗亦以見禘郊之不必用其姓也是以四代之祖宗皆其所自出之先人舜受堯禪雖外戚情同父子亦不必以非其姓嫌之而禘郊之祀不必皆祖宗如舜郊舜非舜後殷人禘嚳殷亦非嚳後周人禘嚳雖舊有姜嫄嚳後之說要無明文是猶殷人禘嚳無取乎後不後也四代之禘不以其祖配

之者禘以祀昊天自古昊天之配皆有功德而爲天子者也有功德不爲天子不以配昊天以尊天也以崇帝也此百王之所同也三代之郊又以其祖代配者郊以祀五帝五帝之祀配以人帝與昊天同而爲諸侯之有功德者亦嘗從人帝而祔食焉此又與昊天異也契稷身爲諸侯雖有功德于民不以配昊天而得專配五帝者亦以其子孫爲天子可以其祖配自出帝耳不然不王不禘此禘謂郊禘契稷卽有功德當如勾芒后土之屬祔食於壇安得專配於郊乎此孔子所以歎追祖配天之爲大孝也鄭王肅之注祭法互有出入鄭得禘郊之義而失在祖宗王得祖宗之義而失在禘郊鄭之誤二王之誤四試盡言之祭法之言本於國語國語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如鄭說合祭明堂曰祖宗是五祀止爲四祀於國語之文未合鄭之誤一也祭法言祖宗不及明堂孝經言宗祀明堂又不及祖如鄭說文武竝配明堂曰祖宗是兩祀牽爲一祀於孝經之文亦未合鄭之誤二也帝王世次最難言史記堯舜禹稷契同出黃帝駁之者據潛夫論帝嚳爲伏羲之後其後嗣姜嫄生后稷堯爲神農後舜爲黃帝後禹爲少昊後契爲顓頊後則二帝三王不一出於黃帝審矣然謂虞出黃帝夏出少昊非顓頊後又與左傳國語諸文違亦爲未覈史記鯀之父顓頊蒼據左傳顓頊不世故曰世濟班氏律歷志才子之文也其實左傳所言不必一顓頊五代而生鯀近之矣王肅偏據史記以立說其誤一也祭法禘郊祖宗以祀典之大小順言之如王肅說禘爲廟祭則郊當在禘上矣申之者謂禘之所及者遠故禘先於郊抑知郊之

所及者天天遠而先言亦當先郊記文何
爲禘在郊上乎曰既禘嚳祖文宗武皆宗廟之正祭記乃
於宗廟祭中羼一郊天之祀於嚳文武正祭中羼一郊稷之配
享何其穢厠不倫乎王肅所解未合祭法本文其誤二也大傳
曰禮不王不禘禘謂郊天禮惟天子得郊天諸侯否王肅說此
爲追祀遠祖於始祖之廟申之者謂諸侯不敢祖天子契稷諸
侯也商周以爲始祖及爲天子乃追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禘嚳
禘者享帝之祭也不爲天子不得祖天子是謂不王不禘抑知
禮言諸侯不敢祖天子以國之存者爲言如周天子在魯不得
祖文王是也若其國亾君滅則諸侯可以祖天子如夏亾而杞
郊禹是也契稷無父而生傳有明文欲追始祖所自出亦祭女
嫄姜嫄而已何必禘嚳令契稷果嚳後殷周卽爲諸侯亦當祭
嚳而大傳又何以云不王不禘乎如王肅說於大傳之文亦未
合其誤三也且嚳無專廟而祭於稷廟俾后稷壓於所尊不得
申始祖之嚴於嚳則爲屈於稷則又褻令稷果嚳後猶曰配享
如嚳非稷祖不幾同夏相之奪祀乎後世開創之君多無遠祖
可追祀唐天寶時從王肅說追李聃爲祖之所自出禘於大清
宮認他人祖爲己祖遺笑於天下後世宋神宗因此遂罷禘祭
不行南渡後遵其制夫不王不禘在古人爲大禮而宋可罷棄
如弁髦乎抑又過矣如王肅說不合於古不宜於後世其誤四
也祭法之文本國語還當以國語之言證祭法國語云禘郊不
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此卽記祭天地牛角繭栗宗廟角握之

說則禘郊是祭天也又云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此卽記祭天特牲宗廟大牢之說牛羊豕爲太牢於宗廟之事臚言此者明禘郊射牲爲祭天特牲也一以禘郊對烝嘗一以禘郊對祖宗廟與此禘郊對祖宗爲文正同則祖宗之卽爲宗廟可見禘郊之異於宗廟烝嘗亦可見故嘗據祭法本文參攷諸說以斷鄭王之誤曰記云禘郊則知祖宗之爲廟記云祖宗則知禘郊之不必用其姓鄭得禘郊之義而失在祖宗其誤一王得祖宗之義而失在禘郊其誤四

魯郊禘

昔者成王念周公之勳勞而賜之重祭有廟禘無郊禘廟禘用天子之禮樂以康周公而其禮器樂舞於周天子不盡同孔子言既灌而往不欲觀此譏後世之行廟禘者敬衰於灌後非言禘之失禮也如禘本非禮則灌以前孔子亦當不觀矣孔子所郊禘不所廟禘廟禘爲成王所賜郊禘爲後世所僭也先儒有據竹書呂覽謂郊由惠公僭者惠公敢執天子之使郊必自行之亦有據詩魯頌序謂郊由僖公僭者詩頌明言莊公之子龍旂承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則所旂日月祀帝配稷實起僖公究之郊祀或始惠公或始僖公難以所言而孔子言周道傷於幽厲郊禘起周公之衰則諸侯之敢擅僭郊祀必在幽厲之後如周平王時秦襄公始稱諸侯作西畤祀白帝之比矣明堂位詳述魯禮而曰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季夏

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云云皆廟禘之制成王所賜以康周公者後人見魯有郊禘明堂位詳言魯禮轉未之及因據後世僭禮羼入於季夏禘廟之上不知郊以帝配以稷旂旒日月以魯君與上文尊祀周公以天子禮何涉郊有壇柴陶匏之制下文縷述禮樂器用何又無一言及此揆之文義毫不相貫羼入之跡顯然可見且魯郊啟蟄本無孟春日至之郊左傳載孟獻子之言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誌其實也禘記又引孟獻子語正月日至有事上帝七月日至有事太廟此據周郊丘之時以爲魯禘廟之例獻子欲大其祖與周人郊天對月非言魯郊日至自違啟蟄而郊之語也作僞者不察是旨乃據禘記文以羼入之悖甚妄甚明堂位一篇小戴收入

禮記本非馬融所增說詳禮書通詁後儒誤信孔疏又欲翻之謂此必魯陋儒爲之今細讀其文乃知此篇實係西周古書其作書時魯之君臣未嘗相弒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天下以爲有道之國篇末所云皆實錄非虛誕也陋儒不察又於四代之樂器也下增入魯公之廟武公十 廟米廩虞庠頖宮周學等字與上下言禘祀大廟之制亦不隔越不貫且武公立武世室以擬周七廟之制是禮樂相變矣武公之前魏公潰弒幽公自立見魯世家是君臣相弒矣此皆陋儒增益之過而明堂位實西周古書作於幽公之前非特未見武公世室魏公弒君之事亦實未見僭郊祀帝之舉也或曰祭統言賜魯重祭外祭郊社內祭禘嘗是郊禘廟禘俱成王賜也曰不然社本諸侯常祀非重祭郊

固重祭而成王實未之賜也觀祭統下文詳述禘嘗不述郊社則外祭郊社一語特對文而連及之耳學者不可偏舉一文以辭害意必謂成王伯禽敗名教之魁穿窬不戢遂至斬關此亦過矣夫成王所賜曰康周公非敢濫也伯禽所受曰禘大廟非敢越也其後魯君僭用周公之禮羣宮遞用大廟之樂非成王伯禽意也如謂後世之僭竊必由開國之過舉豈魯無重賜後世遂不僭竊乎豈周末列國之僭逆皆開國者肇之乎學者過信陋儒增益之文汙蠛古賢君是不可以不辨

魯郊月

春秋左氏說啟蟄而郊郊唯在周之三月公羊說郊用正月上辛定十五年正月改卜牛五月郊三卜之運也穀梁說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鄭康成從公穀轉卜三正之說王肅從左氏義魯之祈穀與天子同在啟蟄今以春秋經文核之左傳之義爲長郊用啟蟄月之辛日不必上辛郊之卜日亦於啟蟄月比旬三卜不必轉卜三正故春秋書四卜郊五卜郊俱在夏四月如依公穀義十二月下辛卜郊則三月已四卜矣經何以書四卜郊於夏四月乎若以所卜正月上辛言則四月固四卜矣經何以又書夏四月五卜郊乎且郊牛必在滌三月如謂轉卜三正則周正月可郊滌牛當在十月其或遲至三月郊則牛在滌六月矣有是禮乎董子云魯郊不於日至避王室也比旬而卜之遠怠

慢也必更三旬禮盡於三也董子謂三旬三卜與大宰職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之文合春秋於啟蟄之月卜從而郊常事不書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牛傷改卜皆書春正月在周三月爲啟蟄帝牛必在滌三月故於正月滌帝牛以待三月啟蟄之郊春秋書此見滌牛之不敬非誌不時也又僖三十一年書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左傳曰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又襄七年書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郊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蓋帝牛在滌三月謂之牲正月滌帝牛三月下旬其牲已成而始卜郊故竝書牲以著怠慢且見於三月後改卜郊失啟蟄而郊之義也夫魯之始僭郊祀亦必託於爲民祈農事今既耕而卜郊并失僭禮之初意故孟獻子云然若五月郊九月用郊尤違啟蟄而郊之義乃不時之大者也或者據明堂位孟春祀帝禘記曰至有事上帝以爲魯郊在冬至不於啟蟄別有辨

郊祀燔瘞

祭天燔柴祭地瘞皆既祭而燔之而瘞之不在祭初亦不在降神後歆神初覩禮云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鄭注以此爲會盟之祭所云禮者謂祭初北面詔明神是也所云燔柴升沈瘞爲祭終而盟又加於壇上而以載辭告焉是也祭天與日皆燔柴祭地與月皆瘞而燔瘞皆在禮神之後故注云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此祭終燔瘞之箸於經注者也孫

炎郭璞注爾雅悉如鄭義無異辭自賀循等誤會司巫守瘞注有祭祀未畢之語（鄭意瘞在祭終祭祀未畢本無其事而云守者凡瘞皆預陳其禮故山海經有肆瘞之文郭注肆陳也先事而陳故須守既瘞而畢故可去）遂謂燔瘞在祭初皇侃熊安生增成其義以爲燔柴致陽氣於天而神乃降瘞埋致陰氣於地而示乃出於是燔瘞在祭初爲顛撲不破之義而議禮家遂增一大蔽夫五帝三王降天神致地示皆以樂相感召樂也者所以和人神致百物者也虞書云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周官大司樂云樂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又曰若樂六變而天神皆降可得而禮若樂八變而地示皆出可得而禮則古之降神以樂有明證矣而謂燔以降天神瘞以致地示此經傳未之聞者也舊說祭天圜丘至敬不壇明自然也泰壇祭五帝周官謂之兆明人爲也兩祭皆燔燎圜丘燔于所祭之丘泰壇燔于所祭之壇不相假借自謂燔瘞在祭初禮又不得同在一處於是賀循又生積柴於壇南之曲說而燔柴不在泰壇議禮家又增一大蔽而圓其說者則又謂泰壇燔圜丘祭是蔽中之蔽矣燔柴於壇祭天於丘致神於不祭之處祭神於不致之地彼此齟齬皆祭先燔瘞之說誤之也祭天特牲禮有明文燔瘞有牲注有明文燔瘞在祭後即謂用祭天之牲以達陽氣用祭地之牲以達幽泉可也自謂燔瘞在祭初自知無牲可用於是賀循等又生燔用左胖之曲說而

祭天無全胥議禮家又增一大蔽而圓其說者則又謂祭天自用特牲燔用求牛是又蔽中之蔽矣牛人曰凡祭祀供其享牛求牛享牛卽在滌三月之帝牛求牛卽稷牛惟具之臨時選用燔若卽用稷牛左胖亦違經典皆祭先燔瘞之說誤之也至賈疏曲解鄭注以爲燔瘞在散神之始下神之後故曰祭禮之終殊不思燔瘞於樂六變樂八變之時下神之禮猶未終如燔瘞於樂六變樂八變之後時神已降何煩再用燔瘞以致之此說之最不通者也而陳襄輩乃信其說以爲初終皆有燔瘞摸棱兩可尤治經者所不屑辨

明堂

昔者黃帝始作宮室上棟下宇以止風雨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謂之明臺亦謂之明庭周人謂之明堂焉堂爲合殿之制故黃帝又謂之合宮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故夏后氏謂之世室焉周人亦謂之太室焉室必重檐中倍光明故殷人特稱重屋焉以其在國之陽故殷人謂之陽館以其四達而不悖故唐謂之衢室殷謂之總街以其大禮竝行於此故虞謂之總章或謂之總期以太室爲宗祀配天之所故唐虞謂之天府又謂之文祖藝祖周謂之清廟蓋之以茅又謂之茅屋明堂之名義有如此者明堂有室室啟以戶戶夾以窗其脩廣之數唐虞以前制已無攷而三代之制當以考工記匠人職爲據記云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夏度以步堂修七步與殷度以尋堂脩七尋周度以筵堂脩七筵爲制正同一七步以爲堂又一七步以爲堂之

餘基與殷重屋之制亦同故特云堂脩二七而堂與其基皆見
文簡而明不云步者下五室脩三四步言之互見也記又云廣
四脩一其廣又益以四分脩之一也堂脩七步其廣八步四尺
堂基脩十四步其廣十七步半也記又云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又於一堂之上分四隅爲室是謂五室有四隅室而太室祀五
帝之位乃分亦有四隅室而十二辰聽朔之位乃定四隅室分
於太室其脩中居三步隅室四步廣亦如脩而又益之中以四
尺兩隅之室各三尺統五室四面度之適合堂脩七步廣四脩
一之數矣記又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殷度以尋其堂爲深於
夏矣不言廣者廣如脩也重屋亦分四隅爲室室各二尋堂之
基則倍之爲十四尋得方一百一十二尺基崇三尺階在基內

廣六尺若除階六尺言之室居基之中實得方百尺室中七尋
實得方五十六尺周初明堂實沿其制故逸周書曰明堂方一
百一十二尺階廣六尺室居中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此與殷
制正合云六十尺者舉大數約言之也抑亦周初又增益之歟
嗣後周公作明堂於土中度以筵堂脩七筵廣益二筵又分堂
之四隅爲室室各二筵其制較殷人重屋又大故記言周人明
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與周書不可合一承殷制一爲新制也
匠人職先總記一堂脩廣之制而五室之脩廣又分一堂而別
記之可謂至詳且盡說者不察謂五室中有大寢堂不知古者分堂隅爲四室遂名爲九室鄭謂五室中有大寢堂孔疏又分之爲九室

中堂曰太室分之爲五室合之實一堂是一堂有五室之名非

五室外又有大寢堂之稱而可四分之爲四堂故匠人職記五室不記四堂也大室四達無四方不可設牖戶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元堂此高誘語皆大室四達之道不可環而障之爲一室亦不可區而別之爲四堂也唯四隅分於大室有四方可以設牖戶一室四戶一戶兩窗赤綴戶白綴窗戶高八尺窗高三尺四室十六戶三十二窗匠人職曰四旁兩夾窗白盛旁之爲言方也四方謂四隅之有壁者對大室之無四方言每四方有兩夾如寢廟東西兩箱之制也堂之上四角爲飛檐謂之四阿又作覆檐別設棟以列椽謂之重檐堂基之高殷三尺周九尺設九階焉南面三階東西北各二階階下又有餘地周之以垣朝會以處諸侯祭祀以合族屬周垣有四門門有兩堂兩室取數於正堂而三分之堂之脩廣居二室居其脩之一門居其廣之一其地在南門外近郊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明堂之制有如此者抑考之禮圜丘所以祀昊天也四郊所以祀五帝也七廟所以祀祖考也三朝所以臨臣庶也辟雍學校所以養老尊賢教國子獻俘馘也又作明堂者迺以聽月朔朝諸侯宗祀配帝也明堂聽月朔之禮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元堂四仲居中室餘居四隅室其中室雖有青陽明堂總章元堂之目而實一室不必分爲四堂其隅室雖有左右个之別而實一室亦不必分爲二室也明堂朝諸侯之禮公侯伯子男及夷蠻戎狄九采諸國各有列位以明諸侯之尊卑其就立也有中階前者有阼階東者有西階西者有

門東門西者有東門外南門外西門外北門外應門外者其序立也有北面東上者有西面北上者有東面北上者有東面南上者有南面東上者昔者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於明堂遂率以祀文王歌清廟之詩其季秋大饗上帝宗祀文王四方諸侯各以其職來助祭又歌我將之詩夫祀天神皆在壇而此獨饗諸廟者亦謂明堂爲法天之宮古人謂之天府府者聚也謂天之五帝聚於此也於天府祀天神禮以義起明堂之禮有如此者其有制同於明堂而名襲之者辟雍是也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昭穆篇曰大學明堂之東序也盛德篇曰明堂其外水環之曰辟雍此以古者明堂辟雍同制漢人又合靈臺謂之三雍故其名多沿襲而用各有當也其有名同於明堂而實無與者路寢是也盛德篇曰明堂此天子之路寢後儒申之者謂路寢即大寢大寢即明堂其實路寢仿明堂之一面有房無箱制亦不同也其有禮同於明堂而名亦因之者方嶽之壇宮是也天子巡狩至方嶽下柴望覲侯以壇壝爲宮方三百步四門與明堂之宮垣同諸侯就旅而立與明堂之朝禮同有壇宮而加方明故亦有明堂之名也後人據此遂以方嶽明堂之制爲近郊明堂此好異之過也

明堂通釋

大戴盛德篇明堂者古有之也

案淮南子主術訓曰昔者神農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阮雲臺據此謂明堂之制始自神農今據

繫辭傳黃帝作宮室棟宇爲明堂之權輿

易繫辭傳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案此傳承上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言之上古謂羲農以上後世聖人謂黃帝虞仲翔注是也初學記引黃圖曰孝武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許令褒等議曰明堂蓋興黃帝堯舜之世又引白虎通曰黃帝作明堂以避寒溫與易傳合宇屋之下覆者待止也

管子桓公問篇黃帝立明臺之議　尸子欲觀黃帝之行於合宮文選注　史記封禪書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圖宮垣爲複道　漢書郊祀志申公曰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

案此黃帝制也廣雅曰堂合殿也今本脫合字　明堂本合殿之制故曰合宮中有一殿所謂合殿也四面無壁以茅蓋卽淮南子有蓋無四方之說後世明堂之制昉此明庭猶明廷成伯璵禮記外傳曰黃帝享百神于明廷是也阮雲臺曰接萬靈明庭卽月令以時祈祀之始

書堯典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嶽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鄭注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　案此唐制也文祖爲五府之大名非專謂南面鄭注是也文祖卽明堂宮垣有四門若寢廟無四門之制也賓四門者擯接諸侯於明堂也

闢四門者卽位明堂因闢四門以達天下之耳目也朝諸侯受帝位諸大典必於明堂中行之

管子桓公問篇堯有衢室之問　桓譚新論明堂堯謂之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于此　御覽

案此文祖之別名也帝命驗曰五府唐虞謂之天府則明堂亦有天府之名矣惠定宇曰周官有天府乃明堂掌陳寶之官取法於唐虞也云衢室者取四達之義

書堯典歸格于藝祖用特　案此虞制與唐同鄭康成因明堂有文祖藝祖之稱又有宗祀文王之文遂以祭法禘郊祖宗爲配食明堂今不從其說故不錄祭法文

尸子觀堯舜之行于總章文選注　張衡東京賦有虞總期

案此藝祖之別名也阮雲臺曰以各禮總於此表章故名總章以各禮總於此期會故名總期字異而義同

攷工記匠人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鄭注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五室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四室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中室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　案此夏制也漢馬宮說堂脩二七爲十四

丈廣四脩一爲又加四尺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據此則
夏堂轉大於殷矣鄭注訓爲十四步屬假令之辭亦疑夏堂
之過大也隋宇文愷云夏度以步應脩七步山東禮本輒加
二七讎校古書竝無二字今以漢馬鄭二注校之記文實作
二七字文所謂古書未知何本不可信也堂脩二七廣四脩
一必合下三四步四三尺言之於義乃明三四步承堂之脩
言堂脩七步中室得其三隅室得其四故曰三四步一七步
以爲堂又一七步以爲堂之餘基故曰堂脩二七四三尺以
益五室之廣言廣四脩一謂又益以四分脩之一也中室脩
三步廣益以四脩之一又得四尺有五寸四隅室脩二步廣
益以四脩之一又得三尺故曰廣四脩一又曰四三尺鄭解

三四步四三尺於文不順其云南北六丈東西七丈與上文
堂脩廣數亦不合以五室配五行其方位依生成數卽今之河圖
孔巽軒據盛德篇九疇數卽今之洛書改易鄭注尤誤
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
鄭注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每室四戶八窗盛之言成也以
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 案賈馬之徒以九階爲九等階
而鄭易之者鄭說夏堂崇一尺無九等階可施也知南面有
三者明堂位篇南面有中階阼階西階之名管子曰立三階
之上南面而受要是其證四旁兩夾句旁之言方謂明堂四
隅有兩夾之室也窗白盛句白盛飾窗非飾戶也盛德篇曰
赤綴戶白綴牖

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鄭注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

兩室與門各居一分　案左右夾堂之脩各四步四尺其餘二步二尺以爲室左右夾堂之廣其五步四尺其餘三步以爲門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鄭注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複笮也　案此殷制也八尺曰尋不言廣者與脩同也殷堂較夏爲大而中室因之不明故必爲四阿重屋以達其光阿棟也謂別駕四棟爲複檐夏后世室亦四注不自殷始鄭注誤

管子桓公問篇湯有總街之庭　尸子殷人曰陽館　隋字文愷傳唐會要

案此重屋之別名也孫淵如曰明堂在國之陽殷曰陽館知夏商已在東南郊也阮雲臺曰說文街四通道也總街亦取明堂四達之義

逸周書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　藝文類聚隋宇文愷傳御覽玉海

案此周初明堂猶承殷制者也殷堂脩七尋爲五十六尺其基倍之爲一百一十二尺是猶夏后堂脩七步其基二七十四步也攷工記殷人堂崇三尺此云高四尺者四古作三字畫之誤也堂基之方一百一十二尺其高三尺階在基內居

六尺室居中除四面階各六尺爲方百尺其室中之縱橫七
尋實得五十六尺云六十尺者舉大數約言之也抑亦堂高
四尺室中方六十尺竝周初增益之制歟孔巽軒據此爲成
周之制以改匠人文矣之矣
攷工記匠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
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鄭駁異義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
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禮記孔疏云以夏之世室差之則周
之明堂亦應中央大於四隅之室但文不具耳　案此周制
也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於一堂之上分四隅室凡
縱橫各二筵餘爲大室之數不言自見非文有不具也孔疏
誤矣明堂本祀五帝之所其堂必分四隅室而大室祀五帝
之位乃定非於四隅室祀四帝也故隅室二筵不嫌其狹鄭
謂五帝各有一室失其義矣且鄭說分祀五帝本於緯書攷
史記正義引帝命驗云五府者唐虞謂之天府祀五帝之所
也文祖者赤帝之府周曰明堂神斗者黃帝之府周曰大室
顯紀者白帝之府周曰總章元矩者黑帝之府周曰元堂靈
府者蒼帝之府周曰青陽據此則祀五帝竝在大室各居正
位故大室四正有太廟之名豈謂二筵隅室可容天帝乎書
曰王入太室祼凡有祼獻皆於太室行之也
大戴盛德篇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
許氏異義曰洫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

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　案其宮方三百步以明堂周垣言之也禮儒行儒有一畝之宮亦同儀禮覲禮諸侯覲天子爲宮方三百步明堂之制宜亦同也盧辨注引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與淳于說合大戴云近郊三十里十字疑衍

禮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孟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右个

鄭注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青陽太廟東堂當大室青陽右个東堂南偏賈思伯云月令本無九室之名原其制置不乖五室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爲可以安　案此聽朔之禮也明堂必有四隅室而大室祀五帝之位乃分故別稱之曰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其實同一大室也故又稱之曰太廟古者祀鬼神皆在室其室謂之廟諸太廟皆謂當太室祀帝處也故謂之太廟可也謂之大室亦可也尚書大傳引用此文而稱仲春居青陽正室仲夏居明堂正室仲秋居總章正室仲冬居元堂正室是也大室雖有四太廟之分而實一室是猶隅室雖有左右个之分而實一室也或者不察於中央設戶

腏分爲四堂五室謂之九室又分之爲九室十二堂誤矣或者又疑前堂後室古宮恆制明堂必分九室堂室乃明氏東原此戴說不知古制本多不同或有堂而無室榭序是也或分稱爲室合稱爲堂明堂是也故明堂有五室謂之室可也謂之堂可也夏稱明堂爲世室周稱世室爲明堂義各通也如於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之中瓜分之爲九室爲十二堂得無隘狹已甚不足以享鬼神行祼獻乎鄭君以九室爲秦制非古制月令所言不乖五室左右各個卽大廟之左右偏繹鄭之意一堂之上爲五室祀五天帝於五室不在堂聽朔於大廟左右个皆在一堂之上分四方而居之不在室是明堂有一堂五室也近之申鄭者謂左右各在隅室又分一堂爲四與秦九

室同制非特不合經意并失鄭義也汪容甫論明堂制與月令不合大加詆議謂聖人南面聽天下令以天子之居四時易位在三冬則北面而朝其臣且明堂在郊則是王者終歲野處不知月令所言乃天子每月一聽朔之禮雖北面受命於天庸何傷原非朝臣常居北面聽朔禮畢卽返寢亦非終歲而野處凡其所刺者皆非月令之疵也自憒憒耳月令爲周書五十二篇原屬古書特呂不韋輩竊其文非取呂覽而入之何必謂月令深可忿疾也

禮玉藻天子元端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鄭注南門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

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　案鄭說路寢明堂同制故云爾其實非也事畢反寢自有常居必非四時易位閏月王立門中祇就聽朔時言亦非竟月常處門也

孝經孔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案此宗祀配天之禮也或疑人鬼饗諸廟天神祀諸壇明堂爲文王廟不可以祀天帝不知周公爲壇墠以告三王人鬼亦有饗諸野者猶明堂祀五帝天神亦有措諸廟也且明堂爲法天之宮古人謂之天府則是天神之府非文王之廟也

徐邈曰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此語得之

禮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案此朝諸侯之禮也明堂周垣有四門南門外又有應門或云東西北亦有皐應路三門俟攷

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案盛德篇明堂以茅蓋屋而春秋傳曰清廟茅屋是清廟卽明堂也清廟者清虛之廟天帝之所處也或以宗祀文王遂謂文王廟非也詩序言明堂之配兩舉文王不及武王孝經亦同則鄭注文武竝配之說可以知其非矣

周禮秋官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　掌舍掌王之舍同之舍爲壇壝宮棘門　儀禮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　孟子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鄭注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爲壇於國外以命事宮謂壝土

以爲牆處所謂爲壇壝宮也鄭司農云三成三重也又云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壝土爲埒以象牆壁也王巡守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

案此方嶽之壇壝宮亦謂之明堂而與近郊明堂迥別鄭注甚明自王炎文獻志以此爲近郊明堂近儒金輔之汪容甫皆主其說意好新異非求實是也

大戴盛德篇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周時德澤洽和嘉茂大以爲宮柱名曰嵩宮此天子之路寢也

案此沿明堂之名而亦與明堂異制也蔡邕謂清廟太廟大室明堂大學辟雍異名而同事袁準辨之已明矣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卽明堂四達之義蓋

古辟雍之制與明堂同故漢初合明堂辟雍靈臺謂之三雍
亦謂之三宮然既謂之三雍三宮則明堂辟雍靈臺皆在異
地非爲一體亦明矣盛德篇文未可信也盛德篇又謂明堂
卽路寢鄭君禮注從之攷之書顧命言翼室卽路寢而下云
東房西房禮喪大記亦言路寢房中詩王風右招我由房亦
謂路寢房見鄭志是路寢有房明矣而明堂則有室無房其
制固異也而申鄭說者謂喪大記言房中是諸侯制文武遷
豐鎬祇作靈臺辟雍其路寢亦仍諸侯之制成王崩在西都
故有左右房康王以後所營依天子制度宣王時路寢制如
明堂故斯干曰西南其戶至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故
王風曰右招我由房此說詳見玉藻正義可謂力申鄭義不

憚輾轉補斡之苦矣而要非經旨也蓋周衰禮廢學者誤記
所聞鄭注亦沿之而多違爾
逸周書作雒解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
反坫重亢重郎常累複格藻棁設梠旅楹春常畫旅內階玄階
陛唐山廧應門庫臺玄闥
孔晁注宗廟四下曰阿反坫外向室也重亢累棟也重郎累
屋也常累系也複格累芝栭也藻棁畫梁柱也承屋曰梠旅
列也春常謂藻井之飾也畫旅言皆畫列柱爲文也玄階以
黑石爲階唐中庭道陛謂高爲之也山廧謂廧畫山雲門者
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從可知也又以黑石爲門限也　案此
以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爲五宮足破蔡氏太廟明堂合

一之說宗宮謂世室考宮謂親廟亢之言梁郎之言廊重亢重郎謂重屋之制內階謂階在堂基之內不外表也

大戴盛德篇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及其下顯與本章異　案十二牖以茅蓋屋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尺一作丈東西九仞仞一作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

鄭駁異義曰盛德記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及其下顯與本章異　案此秦漢明堂之制也其云九室者秦制也分大室爲四堂而得九室也其云九室十二堂者漢制也又於四隅外環列四室八堂也盛德篇上記秦制下記漢制二者不同故鄭謂其下顯與本章異也蔡邕明堂論誤據秦漢制以爲周禮近惠定宇申其說不可信也鄭君謹守匠人五室之制以房盛德記此千古不刊之論且明堂五室法五行生成數合八卦方位中央大室一生水於北其卦爲坎而隅六成之爲艮之陰木二生火土三生木於東其卦爲震而隅八成之爲巽之陰木二生火於南其卦爲離而隅七成之爲坤之燥土四生金於西其卦爲兌而隅九成之爲乾之陽金其象如此鄭注匠人曰堂上爲五室象五行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其以五行生成數言是也其四室互易與卦位不合非也據月令春數皆八夏數皆七秋數皆九冬數皆六專以五行成數言義亦可通盛德篇引明堂月令二

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以九疇數言是錯綜其數歟不然拘泥
此數以說明堂四九之金奪南位二七之火充西方揆之於
義似爲刺謬九疇數甚圜轉學者不可執一論之明堂攷凡
四易稾壬戌正月二十八日書

廟祧

廟制之說紛紛莫定疑經改經適成武斷先君子儆居集有釋
廟篇根據禮文排擯異說洵可謂質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
惑者也以周諱謂廟制之難復半由於祧制之不明周立七廟
廟各一主主各一宮其祧主文武以上藏太廟文武以下藏世
室皆無專廟此廟祧之異也古廟主藏於室西壁堨中有事則
請而出之故公羊傳稱栗主曰藏主祧主藏於兩夾東西壁堨
中直合祔之無別室耳非毀其主不爲立也此廟祧之異而同
也漢貢禹韋元成諸儒考定廟制其功不可沒而謂太上廟主
宜藏園寢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弗復修聽其廢而爲虛
此豈孝子慈孫之所忍出鄒東漢以後惑於貢韋之說不曰親
盡主祧直曰親盡主毀則生爲天子者安享其富貴之盛死後
五世竟同絕祀之餒鬼矣雖言禮之臣執古典以相爭亦勢不
能行也夫祧之言超也超上於宗廟合祔於夾室稱之曰廟祧
尊之曰宗祧於四時修享嘗之儀於享嘗飭勤堅之職於五年
修祫祭之禮於祫祭見合食之榮此生順死安而禮義不愆者
也自漢明帝以來一用同堂異室之制其與古之祧主相去幾
何名曰不祧其實入廟即祧也名曰從厚其實薄於古人也知

後世之廟制即古之祧制何負於人也知後世之
人廟即祧有薄於古人則古廟制之宜復莫急於今也若以列
世之神龕羣納諸太廟太廟雖大終將無以容之至不能容又
議遷其親盡之主藏於別室是又以壇墠之鬼待其先君矣此
自古之所未有也

五門

天子之門五內曰路門次曰應門次曰庫門次曰皐
門路門或謂之畢門應門或謂之中門庫門或謂之大門皆爲
宮門宮門外又有中城設重門雉門爲中城之內門皐門又爲
郭門中城者內城也與國城異諸侯亦有中城而闕其南方無重門其宮門
曰雉庫路天子五門皆設兩觀宮之門觀七雉城之門觀九雉
諸侯三門門止一觀曷謂天子之門有五曰明堂位天子有皐
門郊特牲王有庫門而應門路門之見於經者尤多惟雉門無
所見康成說五門之次與仲師異而天子五門兩漢師說相傳
皆同無可易也曷謂畢門卽路門中門卽應門大門卽庫門曰
宮垣之門有三路門爲門之終故曰畢門亦曰虎門應門爲門之中
故曰中門亦曰正門庫門爲門之外故曰大門亦曰外門顧命二人雀弁
執惠立于畢門之內謂路門也天官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
謂應門也鄭注以雉門當之非也及大門內問君
賓對與秋官司儀賓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兩文本同
大門內卽中門外中門爲應門大門爲庫門也諸侯之中門曰
門曷謂宮門外有中城設重門曰王宮方三里面有外朝後有

三市於此周築爲城或謂之周城對國門言之亦謂之中城曷謂雉門爲中城之內門皐門爲郭門曰庫門稱大門大門者外門也宮門自此止也知庫門爲宮之外門則庫門外之雉門當爲中城門可知矣大雅緜云迺立皐門皐門有伉毛傳云王之郭門曰皐門太王作郭門以致皐門是皐門本爲中城之郭門而後王名之曰皐門也或疑毛傳所云郭門卽國門外之近郊門非也正義云郭門者宮之外郭門以應門不言宮明與郭門皆爲宮門也正義知此郭門非近郊門是也而以爲宮門亦非宮門何得稱郭門則皐門內之雉門當爲中城門尤可知矣曷謂諸侯亦有中城而闕其南方曰春秋成公九年城中城定公六年城中城是諸侯本有中城也穀梁傳竝云城中城非外民也謂中城祇以衛公宮魯君城此以外其民與梁伯之溝宮同見故春秋非之非謂諸侯不得有中城也舊解非外民甚謬杜注中城在東郡廩邱顧氏大事表已斥之然顧氏以中城爲國都之城亦未審也孟子公孫丑篇吾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中國卽中城也中城有小學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當卽此處諸侯制也授孟子室於此使教弟子也鄭風子衿刺學校之廢其詩云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今城卽中城城闕者諸侯中城闕其南方也段氏懋堂說闕卽敿之僭挑達城闕間不來學嗣音者也古春秋說天子周城諸侯軒城何氏公羊注據此而云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許氏說文云敿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敿是諸侯中城外朝南無門猶軒縣之缺南方泮水之缺北方不敢同於天子也天子周城於外朝南設重門故有五門諸侯軒城不設門故止三門鄭君謂天子五門諸侯三門亦師說之相傳有自而無可易也舊說諸侯軒城以國門言

不可通曷謂諸侯宮門爲雉庫路曰諸侯有路寢必有路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應門是諸侯有庫雉門也仲師說天子五門皋雉庫應路以是差之諸侯三門雉當先庫禮運曰昔者仲尼與于蜡句賓事畢句賓擯通出遊于觀之上蜡亦祭宗廟見鄭注宗廟在大門內之左諸侯大門爲雉門魯雉門有兩觀故孔子助祭宗廟畢出遊於觀如康成說雉門爲中門庫門爲大門孔子自廟遊觀向內而入何得云出且象魏懸書當在大門魯雉門設兩觀觀謂之闕卽懸象處如康成說雉門爲中門中門有閽人掌守其禁民不得入必非象魏懸書之地諸侯雉門外無皋門庫門內無應門惟魯得以二門兼四門之制而非別有皋應門觀上文太廟天子明堂自見鄭箋謂諸侯有皋應門前儒多斥之厥後僖公二十

年新作南門以擬天子皋門天子皋門亦稱南門也顧命之南門卽皋門詳見江氏書疏僞孔傳非皋之言高也故魯南門或稱南高門以別國門齊人以女樂文馬陳於魯城南高門外見孔子世家卽其地也此尤後世之僭禮而不可爲法者也曷謂天子五門皆設兩觀宮之門觀七雉城之門觀九雉而諸侯三門止一觀也曰攻工匠人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之制謂廟門闈門也上文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廟門闈門無闕故以阿言鄭注云阿棟也宮隅之制謂路門應門庫門也城隅之制謂雉門皋門也五門有闕故以隅言鄭注云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賈疏浮思小樓也城隅及闕皆有之浮思一作罘罳綱目之稱牖綴交疏似之五經異義古周禮說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據此城之高與宮隅等其隅較高二雉則宮牆之高五雉與門阿等其隅亦較高二雉等差求之可知矣

而門觀之高下可知矣抑攷之公羊傳載子家駒之言設兩觀乘大路天子之禮何注云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則天子諸侯皆有門觀矣所分者特一與兩之異耳魯於雉門設兩觀於庫門天子皋門雉門蓋亦設之故曰庫門天子皋門天子五門皆兩觀也前儒說天子五門諸侯三門者並不言周城軒城之異甚且誤以皋庫爲宮門斥毛傳郭門爲異說春秋說軒城爲非制故作五門攷

三朝

古者天子諸侯並有三朝燕朝內朝也在路門內鄭注夏官太僕云燕朝朝于路寢庭是也治朝對燕朝言爲外朝文王世子則以官外朝即治朝而對大門外之外朝言則治朝實內朝也玉藻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內朝即治朝鄭注秋官朝士云外朝一內朝二是也治朝在應門內鄭注文王世子云在路寢門之外庭是也其在庫門外曰外朝庫門者大門也燕朝治朝在大門內故稱內朝外朝在大門外故稱外朝也鄭注秋官小司寇云外朝在雉門之外注朝士則云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自歧其說不足信矣說者謂外朝在大門內或又謂古無三朝外朝即治朝在應門內徵之於經甚爲剌謬惠氏半農戴氏東原並謂外朝在雉門內陳氏碩甫又謂在應門內聘禮云賓皮弁聘至于朝朝謂外朝也又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門內庫門內也又云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賓自外朝入庫門始與公會公拜其辱也如謂外朝在大門內應門內則賓皮弁至朝已入大門與公會矣何待大夫納賓賓始入門而公

乃拜之乎或謂大門卽中門與聘禮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司儀出及中門外尤不可通參見五門攷且外朝間有象魏所以讀灋也有嘉石肺石所以平罷民達窮民也如謂外朝在大門內應門內是民衆可以蹂躪其門乎秋官朝士云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晉語云絳之富商韋藩木楗而過于朝惟外朝在大門外故貨賄人民六畜可以委韋藩木楗富商可以過也檀弓篇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奔喪篇哭辟市朝三市外朝並在大門外故復讐者鬬哭喪者辟不然兵器非入公門之物烏乎鬬奔喪無入公門之理何待言辟也若夫三朝之位在門庭而不屋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雨霑衣失容則廢朝夏官司士有路門左路門右之位聘禮使者夕幣于朝管人布幕于寢門外近儒引此以徵治朝無堂可謂信而有徵說詳於萬氏充宗江氏愼修以是推之燕朝外朝亦當在門外而無堂秋官朝士云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在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是外朝以三槐九棘標其位可以徵無堂之說矣燕禮云公升卽位于席西鄉公降立于阼階東南南鄉爾卿爾與邇通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此公進賓之禮燕朝禮豈若此歟爾雅兩階間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指燕朝言下云門屏之間謂之宁指治朝言凡曰庭皆廟寢堂下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無庭而名之曰廷庭與廷析言有別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金誠齋郝蘭皋並謂燕朝之位是已竊謂兩階間謂之鄉亦燕朝人君南鄉之位若治朝君立于宁也則

燕朝亦不在路寢堂矣或據地官蜨人注云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是外朝之存者遂謂外朝有堂殿誤矣狄氏惺垣據蜨人注謂三朝皆有堂階難信　鄭謂漢司徒府中朝會之殿合古外朝九室之制九室爲侯朝者燕息處非朝位也

朝位異同

周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天子治朝之位也與射人所掌射位同諸侯之射位見禮經朝位無明文賈公彥孔穎達二疏以爲儀禮內諸侯有燕朝有射朝不見正朝周禮內天子有射朝與正朝不見燕朝諸侯射朝與燕朝位同則天子燕朝亦與射朝位同天子射朝與正朝位同則諸侯正朝亦與射朝位同是天子諸侯三朝各自同案禮經朝禮已亾記中初不詳其異同鄭君三禮注亦無諸侯朝位同燕射之文其注射人職云燕禮公升卽位於席西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於西方東面北上大射亦云則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玩鄭之意射人但記射位不及未就位前見君之禮故引燕大射禮以補之明天子亦當然也其注司士云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此以天子射位與朝位同射時未就位前公卿大夫北面東上其朝禮亦當然故又約燕大射禮文以補之是則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爲人臣見君之通禮故云凡朝燕及射臣見

於君之禮同非謂其所就之位同也亦非謂諸侯正朝亦同射
位也諸侯正朝之位自當以天子差之侯國無三公有孤卿孤
卿之位當如天子之三公北面其大夫西面其士東面自天子
至五等侯固未有變更也其與射位或不同者以天子大射在
郊之學宮制如明堂故射位得同正朝諸侯大射雖在郊學而
制如路寢故射位不同於正朝而同於燕也曲禮云君子下卿
位君子謂諸侯凡人君出入必中道過此則下爲卿位在治朝
中廷北面也大夫位在其東故不云大夫凡朝位以中廷北面
爲尊其廷之左右以上下定其位初不以東西分貴賤與宗廟
之昭穆同江氏愼修沿賈孔之誤而謂諸侯之朝以西面爲尊
固爲未審金氏鼇齋反其說謂東面尊西面卑亦難信也司士

云士旁三揖鄭注又云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揖之三揖者士
有上中下士有三等王三揖之是亦以其等旅揖也故禮器云
士旅之謂之旁者公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王以南鄉正
揖之士登在其西方位與王不正對故旁揖之於士曰旁正見
公孤卿大夫皆北面也金氏云天子治朝之位羣士分列東西
而遠處於孤卿大夫之下不與並列凡言旁者或四旁或兩旁
皆不止一方考工記匠人國旁三門司儀宮旁一門謂四旁也此士
旁三揖謂兩旁也左右不稱且偏在一方何以謂之士旁三揖
如金氏說則大夫之位亦必分左右乃稱且左氏傳三揖在下
謂孤卿大夫士之揖先鄭注甚明非專謂士金氏以東面爲尊
似士又尊於大夫故云遠處其下引左氏傳以彌縫其失此所

謂遁辭也內朝行燕禮故謂之燕朝燕朝本不專爲公族嘉事而設鄭注太僕云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此舉一隅言之耳其注曲禮君子下卿位云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路門內爲燕朝燕朝之卿位本不止公族其位仿燕禮故謂之燕朝燕亦不止宗人也是燕禮與朝自有不同也爾雅釋宮曰兩階間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金氏云此文二句相承明指內朝路寢庭蓋三朝惟內朝有堂有階也凡言庭者皆廟寢堂下也若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無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庭與廷字有別治朝外朝既無庭則所謂中庭之左右曰位必內朝也金氏此說是也凡有堂而後有階有階而後有庭治朝無堂自無階庭釋宮所言明屬內朝自舊說庭廷不分中庭左右之位誤以治朝之左右當之不知治朝中廷自有位何得偏指左右爲說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正明內朝之位分列東西無中庭北面位也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其位皆在中庭之左右公既揖後卿西面北上大夫皆少進北面其位仍在中庭之東無中庭北面位者爲其中庭也燕朝卿大夫之位本與此同而公立兩階間之鄉不在阼階東南是其與燕禮異者也文王世子云公族朝于內朝則東面北上孔疏循文爲辭不能詳明其義金氏謂朝位必左右並列公族在宗廟之中如內朝之位宗廟必序昭穆則內朝亦必序昭穆可知昭東面穆西面文王世子所謂東面北上者本當云東西面北上省文便讀耳舉昭以該穆猶中庸舉上帝以該后土也金氏

此說非也內朝本兼同異姓異姓之卿大夫朝於內朝皆在東方或西面或北面其同姓則在西方東面北上若朝治朝以官分不以同異姓分若朝宗廟之中亦以官分即大朝覲在廟中以同異姓分亦同姓西面北上不得東面覲禮所謂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是也然則公族之得東面者爲燕朝卿大夫之位在東方有定制是以公族有如此位故曰朝于內朝則東面北上明其與異姓同朝內朝則如此也朝位爲邦國之大典古今之大禮而疏家眯昧滑襍不清今據鄭注以爲之說待後之知禮者定之

釋菜

釋菜與釋奠不同釋奠有幣帛犧牲而無菜釋菜則祇用蘋藻之菜而已故釋菜之禮輕於釋奠天子諸侯視學行釋奠禮而士之入學習舞者則行釋菜釋奠之禮有行於蔵告之時者說見王制有行於立學之初者說見文王世子然此二者有事特舉而非時祭之名時祭之釋奠有四皆於天子諸侯視學時行之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菜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是天子諸侯四時視學皆釋奠也自後世釋奠之禮祇舉於春秋而冬夏釋奠之禮廢亦自釋奠之禮祇舉於上丁而上丁釋菜之禮亦不行說者不察乃執近代之禮以攷古制遂有疑釋菜即釋奠者或又知二禮之不可合遂疑月令釋菜字譌當依呂覽作舍采舍采郎釋奠不知釋與舍爲音義相通之字采與菜爲形聲相近之字例得通借原非字譌以義言之釋菜之釋當以呂

覽作舍者爲正說文釋解也从采睪聲市居曰舍从亼屮口中象屋口象築引申之有止義有置義舍采之采當依月令作菜者爲正鄭注大胥舍采云舍即釋也采讀曰菜始入學者必釋菜禮先師菜蘋蘩之屬是也文王世子於立學曰釋奠於釋器曰釋菜上下分別言之則釋菜固不可混於釋奠以古音攷之采在詒部奠在眞部二部古音絶不相通故謂月令之習舞釋菜即呂覽之入舞舍采亦即大胥之春入學舍采合舞不可以釋奠解之夏小正曰二月丁亥萬用入學傳曰謂今時大舍采也然則入學釋菜之禮三代相因其禮古矣古禮多質如廟用茅屋郊用匏器之類皆不取繁文縟節釋菜之禮其猶有古之遺意歟故祭用蘋蘩不嫌禮之薄也說者不察或謂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贄見於師以采爲贄采直疏食菜羹之菜或又謂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采爲文采循文立訓之二說竝見大胥鄭注爲解經者所不取更不待辨矣然則月令言釋菜取上丁而夏小正則云丁亥上丁不必亥其故何也曰夏小正舉其日之最宜者言之月令又通其變也少牢饋食禮曰來日丁亥鄭注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於太廟禮曰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蓋祭取諸亥入學取諸丁苟無丁亥用上丁可也丁取丁壯之義望士之入學執業有成也亦取丁火之義望士之入學緝熙光明也知日之取丁專爲學士勉則月令釋菜夏小正大舍采爲士之入學習舞之祭不

可解爲天子視學釋奠之禮矣釋奠之禮天子四時皆行之偏
攷諸書竝不云上丁更不云丁亥然則釋奠禮重於釋菜月令
記釋菜而不記釋奠其故何也曰古人著書必有體例月令於
孟春云命樂正入學習舞爲仲春將釋菜習之也仲春上丁命
樂正習舞釋菜爲仲丁將習樂祭之也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
樂爲季春大合樂習之也古人重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
皆作樂事故月令記此特詳其文前後一意相承若改釋菜爲
舍宋訓以釋奠則如絕潢斷港而不可通矣學記曰大學始教
皮弁祭菜又曰未卜禘不視學祭菜卽釋菜上丁入學釋菜卽
始教之祭菜未卜禘者也卜禘後有考校學苟大成得與視學
釋奠之祭未卜禘不視學則仲春上丁入學釋菜不得解爲視

江陰章際治
江陰沙從心校

禮說略二

定海黃以周元同著

田制異同

昔者夏王平洪水於溝洫盡力爲之非一手一足之功殷周亦當承而不改先儒嘗論此矣而孟子言授田有夏五十殷七十周百畝之異者異在步尺非在井疆也蔡氏獨斷曰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夫殷周之尺皆以十寸而云九寸八寸者謂殷十寸當夏之九寸周十寸當夏之八寸也釋注疏之疑　此三代異尺之徵也周以六尺爲步見司馬法而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舉周以別古今則古者謂殷今乃斥言周末之制鄭注今指周末是也或以漢言此三代

異步之徵也周一夫之田開方得六百尺以六尺爲步步百爲畝除之縱橫各百步得十畝者十而田首有遂徑在其內焉殷步橫亦六尺縱則王制所謂八尺以殷尺除之橫五尺四寸縱七尺二寸也一夫之田以殷步除之縱七十五步橫百步以步百爲畝除之得橫十畝縱七畝有五步而五步當田首之遂徑也夏之步不可攷依殷周之法推之周百畝殷七十畝其橫皆百步夏五十畝橫亦當百步也周百畝縱百步殷七十畝縱七十步夏五十畝縱亦當五十步也一夫之田以夏尺度之橫百步每步得四尺八寸縱五十步每步得九尺夏亦以步百爲畝開方縱四百五十尺其積五千步得五十畝又三十尺以當田首遂徑之數也田首有徑周屬百畝之正數殷夏在七十畝外者尺步有零正之異也是則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三代所同也夏步橫四尺八寸殷步橫五尺四寸在周尺並六尺而禮言步有八尺六尺之異者以縱數言也步之橫在周尺並六尺歷世不變而縱則隨時而異何以步之縱異而橫不異也人伸兩手則八尺謂之仞展兩足則六尺謂之步此定名也井分九區以授九夫亦三代所同也而孟子言一井有五十七十百畝之異者以縱數言也田之橫皆十畝歷世不變而縱則隨時而異何以田之橫不異而縱異也步以無定尺而分長短畝以有定步而分多少夏殷之尺大於周故步長步長而畝少周之尺小於夏殷故步短步短而畝多此定數也然則周初以六尺爲步而王制言今以六尺四寸爲步何也曰六尺四寸當作六尺六寸攷工記曰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是也攷工記與王制同

作於周末秦初之際見孔疏時井田既堙經界不正民閒多廢溝洫爲畝畝步之制參差不一而視殷步猶小故舉殷法以爲例古者謂殷今卽周末之東田是也東田者東方之田對秦西陲之田爲言也秦自商鞅開阡陌大其畝二百四十步而東方之田猶有井田遺意故記者取以爲法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以殷步之縱較東田之縱也云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又以殷步之縱較東田之橫也其不舉殷步之橫爲言者步之橫必六尺三代以來未之有改無待計也殷田一夫七十畝兩夫百四十畝今舉其百畝區邊縱數與東田之縱步相較每步約得殷步之八實爲六尺六寸又與東田之橫步相較其百畝之區邊得兩田首共八百

八十尺與東田一百四十六畝六十步之區邊相當以橫六尺步除之自得今王制三十步之文三當作六以下書誤連而字誤此文本爲下計里立文故其言當今之數止以兩法區邊相較不計其中積實也而積實自可由此推矣古之言里有云方里而井者有云二十五家爲里者有云十伍爲里十軌爲里者有云七十五家爲里者有云一里八十戶者有云百家爲里者王制之文依據孟子其云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與孟子方里而井合則以三百步爲一里也殷以八尺爲步三百步爲里百里得二十四萬尺以周末六尺六寸之步除之得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三步四尺二寸今王制文六十下脫三字下衍二分字此明畝用六尺六寸

之步既異古者而里亦因之異也鄭君未知八尺爲殷步之縱法反致疑周以十寸爲尺且云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其數大與經悖自後法既未得字又滋譌幸其較較大數尙未有誤令後人有可攷也孔疏不能校正譌文而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二十五畝七十一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亦未爲合依注增經文之數依疏減經文之數俱未當也或者不得其解輒云王制漢博士作未諳算法漢博士果憒憒如是何以爲博士

軍賦

司馬法言出軍之制有二法一曰成百井三百家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一曰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禮家言乘法悉宗其說而成出一乘甸出一乘之異鄭康成以治溝洫不出賦通之近儒無異說一乘三十人一乘七十五人之異賈疏以畿內畿外通之後儒多不謂然戴東原苦其法之難通其友金輔之爲之釋而金氏之言終不可依據周官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賦法非軍制金氏牽以爲說誤一成百井九百家云三百家者以三分去一二而當一兩法率之甸六十四井亦當以此兩法通率今止用二而當一之法與成三百家異術誤二周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謂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皆爲羨卒今以十而賦一爲羨卒止七十二人餘六百四十餘人之可任者更名何卒誤三言正卒三而當一家可任者一人言羨卒二而當一可任者二家五人任意分說無可證明誤四以周以爲賦與軍異軍之在國與出征異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此言貢賦之法魯頌云公車千乘公

徒三萬是記貢賦實數大雅詠公劉其車三單武王祖其制以
爲乘法周書武順解曰五伍二十五曰元卒一卒居前曰開一
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閻四卒成衛曰伯三伯一長曰佐三
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元
卒卽詩元戎五伍曰元卒爲車一乘古者謂車爲兩周禮五人
爲伍五伍爲兩故車以二十五人爲一乘一卒居前曰開開猶
啟卽詩所謂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是也敦讀敦艮之敦謂軍後
重車四卒成陳故曰成衛伯四卒佐十二卒右三十六卒正百
八卒卿三百二十四卒爲兵八千一百人古者軍帥皆命卿三
卿三軍也爲乘九百七十二兵二萬四千三百人三卿一長曰
辟辟有親軍此武王國制千乘之法也其調發三軍則軍百乘

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牧野之誓曰司徒司馬司空卽命卿之爲
軍帥者一卿一軍是武王伐紂用三軍也（僞泰誓稱六師不足據）孟子言
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三軍三百兩是一軍百乘也虎
賁卽士士三千人其徒蓋用六千人此武王調發三軍之制也
牧誓又言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此武王徵會諸侯之制也司
馬懿言乘制雖有變更而實權輿於武王舊制其言曰大前驅
啟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啟卽居前一卒之開晨卽居後一卒之
敦敦與晨古音相近軍有次舍用前開後敦左右閻之法出戰
用輕車後敦踖在軍後止用前開左右閻三卒司馬法言制軍
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卽仿此前左右啟閻之卒也曹
公新書云攻車一乘前據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是用

其開閒三單以出戰杜牧孫子注所引古法一乘七十五人之外又有輜車之炊家固守衣裝廐養樵汲二十五人曹公新書同是用其成衛四卒以立營此法本爲境內禦戎而設故名其乘曰長轂甲士少步卒多司馬濛又云成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仿武王征商之制其法本爲遠征異國而設故名其乘曰革車甲士多步卒少天子地方一畿有賦萬乘國立六軍用正卒七萬五千人爲車千乘其出討不靖不盡起軍之正卒不足則徵諸諸侯故詩言天子之軍並言六師不言六軍天子六師萬有五千人則車五百乘春秋時王出征用六軍非古也王者有萬乘之賦而禦戎於國用十之一出征於外用二十之一先王之用民力可謂舒矣注疏所引司馬濛與今所行穰苴兵法不同其所言乘制悉本

周初舊制合下偏兩卒伍參專篇觀之自知而先儒竝無一人窺及

偏兩卒伍專參

司馬濛記出乘之人數禮家宗之其言乘之名目春秋家據以爲說杜預注引司馬濛云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服虔注引司馬濛云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據兩注所引偏有九乘十五乘二十五乘之異而伍爲百二十乘又與司右賈疏所引不同賈疏曰司馬濛二十五乘爲偏百二十乘爲伍注云伍重故百二十五乘伍重二字是司馬濛原注故百二十五乘乃賈氏校勘語是唐初之本已有誤矣九乘爲偏之小十五乘爲偏之大小偏大偏者於一偏中分之而非正偏偏之定名自以二十五乘爲

正兩其偏謂之兩五其偏謂之伍兩五十乘伍百二十五乘皆由二十五乘之偏得名然兩其二十五乘之偏謂之兩兩其十五乘之大偏亦曰偏之兩偏之兩非正兩也亦以兩之定名自以五十乘爲正參其小偏謂之參重其小偏謂之專參二十七乘專八十一乘皆由九乘之小偏得名服注引司馬濛二十九乘曰參九乃七字之誤周書武順解曰五伍二十五曰元卒四卒成衛曰伯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司馬濛用其成衛之卒以爲一乘以此差之正二千七百人爲二十七乘司馬濛謂之參亦以正長三右也卿一軍八千一百人爲八十一乘司馬濛謂之專亦以卿主一軍也步卒無專參之名所謂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兩五十人爲偏

與車乘之數迥異則車乘之卒亦斷非百人之名可知也自杜服注左傳誤以步卒之名注車乘其說往往齟齬不能通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此記車乘之濛非言步卒也卒者偏之兩也偏者杜注所謂十五乘爲大偏是也廣三十乘有兩偏之卒故楚子分之以爲左右廣爲左右之總名廣三十乘分爲左右以成兩偏是左右各一偏十五乘也故以其廣言之曰有一卒以其分爲左右言之曰卒偏之兩凡曰卒者兩偏之名而偏有二十五乘又有十乘十五乘大小偏之別故卒亦因之無定名巫臣以一卒適吳而曰兩之一卒者明其適吳之卒爲正兩之一偏乃正兩之一偏非大小偏之兩之一卒也舍偏兩之一者明其置吳之偏非大小偏之偏也兩

五十乘舍於吳者二十五乘傳曰卒偏之兩卒句讀偏之兩卒數也曰舍偏句讀兩之一明偏數也偏有十乘十五乘二十五乘之別兩偏之卒亦有二十乘三十乘五十乘之異故左氏記其事特詳之服注卒偏之兩專據步卒之名釋之於本文既難通杜注以偏爲車乘之名卒兩爲步卒之名彼此牽說義尤厖雜惟晉魏舒毀車崇卒其所設五陳當以車乘之人數編爲步卒古者一乘車士三人徒卒七十二人輜車二十五人魏舒崇卒云以什供車必克謂留輜重十人以供車餘十五人爲步卒也云毀車以爲行者毀其乘車之士爲步陳其步卒如舊不改也云五乘爲三伍者毀車爲卒其法合五乘之車士十五人爲三伍也云兩於前者以五十乘之兩合其車士爲三十伍分其輜重爲百五十伍是以百八十伍增前軍合步卒爲九百伍也云伍於後者以百二十五乘之伍合其車士爲七十五伍分其輜重爲三百七十五伍是以四百五十伍增後軍合步卒爲二千一百七十八伍也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悉以此法毀之專有千四百五十八伍參有四百八十六伍偏有五百十伍前兩後伍陳之正也故曰於左右角參專前拒偏陳之變也故曰爲左右角前拒皆列陳前而左角前拒二陳得五之二右角一陳得五之三疏密不勻此說注也故曰翟人笑之杜注甚謬服注引司馬濛釋傳於義爲通惜其語焉不詳未能推闡事實孔疏從而非之反謂此臨時處置之名非有舊制如同夢囈有駭人聞近若江愼修沈冠雲諸儒亦多牽

强武斷而未會其通古義之湮霾久矣

職賦

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九職者任夫力也任夫力以興功故九職亦謂之九功九賦者斂田地之租也田地爲正稅故九賦亦謂之九正鄭注云賦謂口率出泉今之算錢民或謂之賦是說非也口錢起自漢武帝可援之以釋周禮乎先鄭約載師文以解九賦云二十稅一各有差尙爲近之大府職曰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此言九賦田地之租司會職所謂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是也田地之稅其所入者多故其待用者廣也大府職又曰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鄭注云此九職之財此言九職力役之征閭師職所謂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時徵其賦是也力役之征其所入者少祇以充府庫不若九賦之待用廣也賈氏疏鄭以九功爲田賦九賦爲口錢則是以田地之正稅充府庫而口賦之餘稅反給邦國

大用無是理也田野之稅有貢助徹之法三代之所異而稅皆什一三代之所同載師職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此言任地稅園廛之法亦在九賦中故先鄭據此以釋九賦是也以此當田野之通稅亦失其義古者任田任地之法各不同也鄉大夫閭師兩職言力役之征民之就役者以任其力其未就役者以時徵其賦非既役之且賦之也鄉大夫職言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或就役或舍役是九職任民之法國語曰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正謂此也閭師言任農貢九穀以至任虞貢其物各以其所有穀物以充力役之征是九職徵賦之法司會職曰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正謂此也鄭駁異義謂鄉大夫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其注大宰九賦又引此經以證口率出泉彼此違異胥失之矣若夫民之受田地而不耕毛者出里布屋粟民之不受田地而轉移執事者出夫家之征一以懲惰民一以懲閒民皆示罰也非若九職九賦之爲正稅也至孟子言廛無夫里之布則知戰國時以成周所以罰惰民閒民之征爲經常之賦是於田租力役外又增一夫家布縷之征矣後世有丁口賦蓋昉於此乃周末造之法非周初之法也周初征民之常經祇有九職九賦二法而其國用之所仰給者祇在九賦之一征故九賦曰九正也九職力役之征祇以充府庫以備非常之需而里布夫家之征特以禁惰閒之民九非國用之

所待給也鄭注以此共吉凶二服及喪器馬氏通攷已駁之　周公之制本如此後世國用日蹙九賦不足則給於九職而民有餓殍者矣并九職而不足且仰給於夫里之賦無論有職事無職事而一征之民其有不離散者乎故孟子曰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深痛戰國之弊政未合周官用一之制也漢高祖興盡革戰國暴秦之橫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帝時詔天下民租之半三年又除民之田租景帝時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此仿周之九賦也漢高帝四年初爲算錢文帝時丁男三年而一事民賦四十景帝時二十始傅傅與賦通元帝時貢禹請民年二十乃算此仿周之九職也馬氏通攷以此貢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算謂力役之賦是漢武帝於田租力役外又增一口率出泉之法蓋沿戰國夫家布之橫征也古者田地不鬻皆君之所給故至秋而斂其賦年七十以上十六以下皆君之所養故至壯而任其力其稅之也有名其取之也有制故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而民各安焉後世之君不給民田俾老幼失所養則令之任役納賦已失三代征民之意而況既賦之且令出口錢乎自漢武帝後遂視口錢爲經常之征矣至唐時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納粟調輸布庸役力役之論治者咸以此爲良法攷周禮九職中有貢九穀貢布帛嬪貢布帛則不出九穀非一人竝征之也唐之租外有調

則旌征之矣是非沿戰國粟米布縷力役三征之弊政乎自後或併庸調於田租又於田租外增庸調征求愈重去古愈遠古聖王之征諸民者以九職任民夫之力九賦斂田地之稅而已矣此外無苛求也

市法

許行言市賈不二國中無僞本周禮也孟子闢之闢其欲一賈而不能辨物辨物之義與並耕悖故其說立窮若能校錄所成以定其賈則市賈既不二亦不至相率而爲僞讀周官司市文自知之司市云市之羣吏平肆謂辨其物類各陳諸肆所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是也展成奠賈謂展視所成之物以定其價所謂以量度成賈而徵儥是也展如展幣之展謂校錄之見聘禮注奠定也見本注上旌于思次旌讀如旌善人之旌謂表其所奠之賈而楬櫫司次之上所以防誑豫也思當爲司音近義通釋名云司思也毛詩傳云司主也干寶周官注云司者總其領也總主市次者市師故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泚焉說文云介畫也从人从八之言分分主市次者胥師賈師故胥師賈師泚于介次司次謂之次介次亦謂之敘司次介次各有分地所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是也鄭釋次敘爲肆行列義與陳肆句混當以內宰設次置敘之注爲正又云上旌者以爲眾望也見旌則知當市夫市有定所日三市有定候何待見旌而後知其說亦曲也先鄭訓思爲辭亦以旌爲旗旌其意介次之介對上旌爲文介副也市師所泚之次用上旌胥師賈師之次用副旌漢法市有候樓樓有

旗西都賦所謂廓開九市通闠于闠旗亭五重俯視百隧是也
然候樓旗亭皆屬漢制于古未聞如因令市之文謂旌必是旗
周官言令者多矣豈一以旌旗乎哉夫旌之訓表本屬通詁賈
之有表亦屬通義顧欲表市賈必先辨物職幣云辨其物而奠
其錄以書楬之職金云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自
古未有不辨其物而可齊賈者故表次先奠賈奠賈先展成既
展成矣又奠其賈民乃不僞既僞既祛治乃近古後漢弟五倫以京兆椽領長安市平銓衡正
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其得此意乎雖然物之情僞士人何
知荀子曰通財貨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繩
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周官以斯屬市師賈師蓋謂非其人

不能辨物亦不能治市悪駕之馬祇視乎善御者

封建法

馬貴與文獻通考論古者封建有公天下之心上下均一小大
相維其勢足以綿千載自其出於私心忌疏畏逼相猜之形不
可以一朝居其論暢矣然天下之形勢以及先王制度之精密
馬氏猶未及詳審也管子曰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
五十里呂氏春秋曰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以呂
氏之言證管子之文齊之爲言中也中諸侯之國大負海之國
小古制章章可攷矣然此據四海大勢言之而中國九州實近
小而遠大初不如管呂之說古者畫天下爲九州謂之中夏九
州之外爲四海謂之蠻夷爾雅釋地分別言之虞書曰州十有

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亦別四海于十二州則州海之有分
自古爲昭矣夏書曰五百里侯服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又
著內小而外大則內外之彼分亦自古爲昭矣春秋時冀兗青
徐諸州小國各數十而齊魯大國獨濱海隅斯豈武王成王有
疏遠意哉蓋封之近畿小其國不足以酬勳大其國又嫌于違
制惟邊陲之地爲中外之衝宜擴其疆宇而內以綏中夏外以
控羣夷亦非太公周公不足以當此斯武王成王之所以爲長
治久安計者至深且遠也夫近畿之國小而亂賊不敢作遠畿
之國大而戎狄不敢逞夏五服要荒爲蠻夷地而侯服三百里
綏服五百里皆爵爲侯周九服要以外爲蠻夷地而列于采衛
閒者亦朱衛諸大國雖封域之數代有不同而防蠻夷之滑夏

必遠封大國以爲屏蔽此百王所同也在昔封國之大小或主
周官或主孟子兩家聚訟歷今數千年迄無定說善通其義者
莫如鄭注周公斥大之言最爲近正然周公亦非概天下斥大
之也九州之內近王畿者皆小國散見經傳其在九州之外雖
大曰子見諸禮記此皆未嘗加封者也則周公之所斥大者亦
惟要服內諸侯而已矣商周之際四夷寖強載在史冊周公于
夏夷之界增大侯封以爲中外之扼亦其勢有不能不然非漫
爲變制也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一如舊封故管子有負海
國小之說其在九州之內服近王畿者亦一如舊封故孟子有
侯方百里之言而近要服諸國之封域有所增益自宜據周官
之文爲定大凡以四海言彌遠彌小則中夏安以九州言彌遠

彌大則外夷懾讀管呂書未可偏執妄作是論以補馬氏通考之未備

選舉法

古之學問政治亦多術矣一言以蔽之曰德行道藝上以此爲教下以此爲學鄉大夫之攷察學士以此爲進退天子之攷察官吏亦以此爲殿最先王所以一道德同風俗者其斯而已矣秦氏作五禮通攷以爲古之取士有二法一則由鄉而升司徒由司徒而升大學學成而後用之王制所謂造士是也一則三年大比興其賢能直達于王不復令入國學周禮所謂賓興是也秦氏此說本諸孔疏而實無合于古制如其所言鄉人未入學者一舉任官其入學者鄉大夫論之司徒又論之而後升學大樂正論之司馬又論之而後得祿一易如彼一難如此其勢不驅學中之士而盡爲鄉人不止也如謂鄉大夫賓興之士所授者爲府史胥徒之屬學士所授爲士大夫然其職曰登諸天府內史貳之內史所策命者孤卿大夫也出使長之入使治之士大夫之任也且鄉大夫所攷德行道藝卽司徒所教之鄉三物其職曰受教法于司徒則所論秀士必名升于司徒可知也又曰退而頒之于其鄉吏鄉吏者州長黨正之屬也州長職曰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序州之學也又曰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是亦攷之于學也黨正職曰書其德行道藝亦謂書之于學也周之鄉舉舉于學里選選于學故所用之人皆通達政事而無不知學之人漢之選舉不由學郡國所舉孝廉茂才異行甚

至不識字之人故左雄有辟舉試文之議德行而無學雖足以持己而終無以治人道藝而無學雖足以濟人而先無以治己先王之所以造士而澤民者不外德行道藝而必書之于學校攷之于學校選之于學校職是故也然其中亦有差等焉大比之法以德行道藝分賢能鄭注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九兩之法以德行道藝分師儒鄭注師有德行儒有六藝而教學士之官長亦以德行爲師氏道藝爲保氏師氏教三德三行保氏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是周官之選舉崇德行也文王世子篇又以道爲賢崇比德行惟藝爲才獨輕其言曰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德進以德事舉以行言揚以道此所謂取賢之法也凡執技以事上者出鄉不與士齒而先王不忍遽棄之亦必皆誓以德事言三者誓之言示也示以三而有其一得進其等以與士齒此所謂斂才之法也夫才者藝也斂才無他術亦惟斂之于德行與道而已矣周官之教六藝必曰養之以道此斂才之說也鄭注文王世子皆失本意說詳學校通故若夫既誓之後又語之曰終于德事言三者一無所有斯亦域于曲藝而已矣何足爲才此又才與曲藝之別也如目曲藝爲才且以爲通時務有實用直欲駕諸學士之上吾恐其德行道之日微也德行道既微雖其藝極天人之巧而世風不可問矣

五兵

五兵之名諸書紛紜總覈其說之變更亦自有故不溯其源無以定後說之非也不別其流無以知古說之是也攷五兵與五

刑同起于蚩尤廣韻十二庚引世本云蚩尤以金作兵器路史後紀注引世本云蚩尤作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呂氏春秋文同攻工記廬人云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與蚩尤五兵之名合先鄭注周官亦據此以解司兵之五兵則五兵爲戈殳戟酋矛夷矛自上古至周初無異名也第蚩尤之殳爲短刃而周初之殳爲長本此固有其異者何以言之殳字从又从九九者短羽鳥則殳爲短兵可知蚩尤作五兵皆以金則殳爲兵之有刃可知殳者殊也古人以斬首爲殊死謂以殳殺之也殺字从殳義亦取此斬首之兵宜用短刃以字徵物殳爲有刃短兵其義古矣至周以五兵建於車車兵利用長而殳獨短乃以積竹爲之而去其金而五兵之名仍襲蚩尤之舊故經傳相承猶以殳字爲之或亦作梭从木从殳會意木以名其器殳以明所代也詩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殳即梭之借彼候人兮何戈與祋祋即梭之譌說文以軍中士所持短兵爲梭以車中士所持長木爲殳其誤本於揚雄方言蓋泥於廬人之殳無刃而不知廬人之殳實梭之借非本義也自殳梭二字混用而梭之本義轉爲殳字所奪於是殳之本義亦失而五兵遂竝爲長兵而無短兵或者疑之以爲兵宜長短相濟由是紛紛以戉以劒以鐓易其殳矣俗儒不察遂謂殳爲木杖無刃不足當五兵之一矣又攷御覽引宋衷世本注云蚩尤神農臣五兵之作在黃帝之前易繫辭傳言弦木爲弧剡木爲矢起於黃帝堯舜之世剡木加金尤在其後此弓矢所以

不與五兵之數也司兵云軍事建車之五兵義不得兼弓矢若兼弓矢言之則謂之六建廬人上記戈戟酋矛夷矛之五兵下云六建既備即合弓矢爲文非言人也鄭注六備五兵與人未是其步卒不用夷矛於五兵用其四合弓矢言於六建用其五司馬法因之遂以弓矢殳矛戈戟爲五兵此乃名之後起者後人習聞其說反疑廬人所記非五兵以先鄭注爲失察是又以後起之名紊其古初之實也若夫大喪之五兵備物而不可用與琴瑟竽笙同救日之五兵曾子問云各設其方色與其兵穀梁傳云天子救日陳五兵亦備物而不以用者鄭注曾子問云兵未聞不以軍中之五兵釋之明其有異也軍中之五兵取其適於用無取於方色而後人每據方色之五兵以釋軍器將明器之五兵亦可以當軍器乎且以五兵配方色說亦人人殊卽以同者論一矛也淮南子太元列於春周書列於季夏徐邈龔信匡謬正俗列於東隱義又列於南方一弓也周書列於春太元徐邈龔信列於中央隱義又以弩屬西方匡謬正俗又以弩屬南方一戈也淮南子屬秋太元屬夏匡謬正俗屬之西方一劒也周書屬秋淮南子屬季夏匡謬正俗屬中央各以意配本無定說而或以五盾五鼓混入五兵其謬更不待辨然則五兵之不明一由於殳殺之不分而其物斯混一由於弓矢之誤合而其名斯歧一由於方色之各以臆配而名物因之更淆溯其源別其流而古制乃明是在實事求是者

九拜

周禮大祝詳九拜之制一曰稽首頭至地也二曰頓首頭叩地也三曰空首卽拜手首至手而手下地也稽首頓首空首之三拜爲九拜之綱其先拜手而後稽首者曰吉拜其先頓首而後拜手者曰凶拜吉拜凶拜止用一拜曰奇拜其再拜以加敬三拜以示褊者曰褒拜有不宜拜手而拜手不宜頓首而頓首不宜稽首而稽首者曰振動拜有異稽首頓首空首之低首又非若跪之昂首者曰肅拜此別爲一儀與諸拜別故爲九拜之殿焉前儒之說九拜者以鄭康成爲最當非唐宋諸儒所能及其混吉拜例於稽首頓首中而以凶拜之近吉者當吉拜此則鄭之失也近儒之說九拜者以段懋堂爲最詳亦非顧（當）人閻百詩惠天牧）凌次仲諸儒所能及其釋空首爲手未下心吉拜爲當拜而拜且疑鄭注殷凶拜之說有誤肅拜拜低頭之文有脫此則段之失也因爲之疏其是而訂其非作九拜攷

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擘

案擘諸書竝作拜揚雄說拜从兩手下拜必下兩手至地故揖與跪竝不曰拜今俗語有云拜揖云跪拜者皆非古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一涉切見鄭注）斂手曰拱（見說文）拱手當心曰時揖時平衡也拱手少舉曰天揖天揖上衡也拱手少下曰土揖土揖下衡也拱手吉尚左凶尚右記言男拜尚左手又言孔子有喪拱而尚右是也跪與坐相似而不同反其蹠而坐其上曰坐反其蹠申臂不坐曰跪非跪不足以言拜說文曰跪所以拜也

一曰稽首

鄭注稽首拜頭至地也　賈疏稽首稽留之稽頭至地多時則爲稽首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　案頭至地則下衡故荀子云下衡曰稽首經傳中有單言稽首者多與拜手稽首別稽首不必拜手故爲九拜之一也拜手稽首屬吉拜例自注疏混吉拜於稽首頓首中則吉拜之例不明而稽首頓首已兼空首則三拜亦不分矣古人常拜用空首禮稽首之禮甚重大夫之臣且不敢稽首其大夫況乎敵者乎段氏曰凡祭必稽首諸侯于天子稽首大夫于國君稽首于鄰國之君稽首于君夫人鄰國之君夫人稽首亦有非祭非君而稽首者稽說文作䭫拜重手故字从手䭫重首故字从首

二曰頓首

鄭注頓首拜頭叩地也　賈疏首頓地即舉故名頓首　案頓首與稽顙同爲以頭擊地但分吉凶言之爾鄭注此云頓首頭叩地又注士喪禮稽顙云頭觸地叩地觸地一義也頓首稱于吉畏之至也稽顙稱于凶哀之至也鄭注吉拜云吉拜拜而后稽顙其拜與頓首相近則頓首稽顙同義特分吉凶言之審矣檀弓云稽顙而不拜則頓首容有不拜手者此所以爲九拜之一也孔賈二疏重稽首輕頓首遂謂平敵自相拜用頓首攷之禮經禮記及春秋傳竝無平敵用頓首之禮段氏已駁之矣

三曰空首

鄭注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　案空首即拜手諸經傳之單言拜者即空首拜也拜字从兩手下是跪而俯伏也凡拜皆跪伏故渾稱之皆曰拜析言之拜爲空首之專稱空首者男子之常拜也拜必先跪而拱手而首俯至手與心平乃下兩手拱至地鄭注此空首云拜頭至手所謂拜手又注少儀拜手云手至地二義兼備惟其頭至手與心平故周禮謂之空首荀子謂之平衡曰拜也惟其兩手下至地故尚書謂之拜手少儀謂之手拜也據孔賈二疏拜先以手拱至地而頭來就手是頭亦至地矣非特與荀子平衡曰拜相悖且與稽首之例不分也據段氏說頭俯與心平手未嘗下于心是手不至地矣非特與少儀鄭注相悖且失拜字兩手下之義矣　又案古之拜與今別必合周荀子漢賈子揚子說乃明荀子云平衡曰拜段氏釋之云既跪而拱手而頭俯至于手與心平是謂平衡曰拜曲禮注云上衡謂高于心平衡謂與心平是也賈子云跪以微磬之容拜以磬折之容程瑤田釋之云攷工記兩言倨句磬折即磬氏之倨句一矩有半也磬之倨句爲一矩又益之以半矩懸磬之孔則股邪而鼓直凡曲禮弟子職容經之曰磬折者皆謂其象如磬之懸身如磬鼓頭項如磬股也容經云拜以磬折之容即荀子所謂平衡曰拜也至說文引揚雄說拜从兩手下後儒多不信之攷拜古文作𢪇从二手二下與揚說正合周禮作撝說文依周禮作云撝首至地也首乃手字之譌手至地即古

文二手二下揚子兩手下之說與少儀鄭注手拜手至地亦正同孔賈二疏竝云拱手至地本合古義而段氏改說文作拜首至手謂空首首至手而平衡手未嘗下于心稽首頓首則下矣揚雄蓋兼三拜而製拜字此說未可信也非首俯至手而平衡則兩手不克復下於地非兩手下拱至地則首俯未必與心平二義兼備跪而習之自得矣今讀賈子而知跪而俯首之容讀荀子而知頭手齊心之容讀說文引揚子說而又知兩手兩下拱至地之容兼此數說而古之拜容畢見矣

四曰振動

鄭注杜子春云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鄭大夫云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元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　案戰栗變動之拜非常拜也如稽首頓首爲臣拜君之拜而振動拜有不必稽首而稽首者如成王拜手稽首于周公是也有不必頓首而頓首者如穆嬴頓首于趙宣子是也惠天牧云振動者舞蹈之容也別一義

五曰吉拜

鄭注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　案檀弓拜而后稽顙乃凶拜之近吉者而非吉拜也此云吉拜者拜而后稽首也凡經單言稽首者不必拜手此即拜手稽首先拱兩手

下據膝前乃復俛首以至于地也鄭混吉拜例于稽首頓首中故於吉拜下誤引凶拜之近吉者以當之其以先拜爲吉後拜爲凶固是也段氏謂吉凶不以先後拜分誤矣詳喪拜攷段說拜手稽首之義云因拜手而拱手至地則手在地僅前于膝頭至地必前于手此說甚明

六曰凶拜

鄭注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年服者　案稽顙而后拜凶拜之重者周之正制也拜而后稽顙則爲凶拜之近於吉者殷之凶拜也稽顙觸地本與頓首叩地同禮故亦謂之頓顙見吳語特分吉凶言之爾古人吉拜用稽首頓首必先拜手者拜手則手先至地乃不顛觸失容於事爲順也殷人拜而后稽顙與吉拜同故孔子曰頹乎其順若凶拜之先稽顙者乃易觸地而無容矣閒司子地不遽起亦以見哀痛已病也故孔子曰順乎其至稽解先拜實于事順此說殊謬拜稽顙皆爲實也拜屬實稽顙屬己甚無謂公子重耳稽顙而不拜豈專爲己不爲賓乎　凡吉拜首或拜而后頓首凶拜則稽顙而后拜其云拜而后稽顙者在殷人爲凶拜在周人已同吉拜特是拜尚右手仍與吉拜有不同鄭注據此以釋吉拜固失之也段氏及凌次仲又謂稽顙而后拜乃是殷禮故禮經言拜稽顙不言稽顙拜此說不可信禮經言拜稽顙與拜扱地之文同於禮記拜而后稽顙之文各別拜扱地者拜用扱地之拜非謂拜而后扱地也拜稽顙者拜用稽顙之拜非謂拜而后稽顙也段氏凌氏以禮經拜稽顙爲即記文拜而后稽顙因以禮經不言稽顙拜

遂以爲此殷禮謬矣

七曰奇拜

鄭注杜子春云奇讀爲奇耦之奇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

鄭大夫曰奇拜謂一拜也　案奇拜一拜鄭說是也經有明言一拜者如士相見禮聘禮及雜記諸篇是也其或祇云拜不言再者皆一拜也有云拜手稽首者亦一拜也再拜則曰再拜稽顙者亦一拜也再拜則曰再拜顙（公羊昭廿五年傳）賈子容經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此卽今之小跪杜注所謂雅拜是也後漢書云高句驪國跪拜曳一脚是則雅拜者夷禮也

八曰褒拜

鄭注鄭大夫云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褒拜今時持節拜是也　案古人行禮多用一拜其或再拜以加敬三拜以示徧（儀禮三拜眾賓）皆爲褒大之拜段氏云褒者大也有所多大之詞也凡禮經言三拜及左傳或言三拜稽首或言三拜或言九頓首以及婦人之俠拜皆是也

九曰肅拜

鄭注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　案肅拜之不明由賈氏疏先鄭注未明也先鄭云肅拜但俯下手者俯謂俛而低首也鄭注少儀云肅拜拜低頭與先鄭注合（段校不可信）但俯低頭而下兩手較空首拜手之禮爲輕也云今時揖者說文云揖舉首下手也（見程）

氏段氏校漢時之揎舉首懸空但下兩手與古肅拜同先鄭云但俯下手後鄭云拜低頭與說文舉首下手之揎說似不同而實相足非俯而低頭則與跪同不足以言拜非舉首則與稽首頓首空首同亦非肅拜惟低頭俯而仍舉乃爲肅拜肅拜爲婦人之正拜其首較空首爲畧舉其手亦異空首之下拱地故禮經男拜必奠脅婦人可執脅拜也云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先鄭意卻至之肅使者肅不連拜與肅拜別故引禮介者不拜以明異也肅拜者跪而俯首下手也肅者立而俯首下手也自孔賈二疏誤以軍中長揖之肅當肅拜既失兩鄭之意而肅拜之禮遂晦矣少儀云婦人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是經明言坐而肅拜而後人乃云立而肅拜不亦左乎段氏云肅與肅拜當爲二一左傳之肅不言拜則肅而不拜未嘗跪也介者不便於拜故肅以爲禮如後世長揖肅拜舉首下手之拜爲婦人之拜以當男子之空首　又案凌氏次仲禮經釋例云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特牲少牢有司徹丈夫之拜皆坐而奠脅蓋丈夫之拜皆屈膝故必坐而奠脅然後拜也士昏禮婦見姑奠笲于席姑坐舉以興拜又贊醴婦婦坐啐醴建柄以興拜是婦人之拜則興也凌氏此說似是而非實不可信鄉飲酒禮云坐卒脅興坐奠脅遂拜者卒脅不卽奠必興而後坐奠更端以示敬也坐奠脅遂拜士昏禮姑坐奠是一事不必更端以示敬故云坐奠脅遂拜士昏禮姑舉笲之坐與拜婦是二事婦啐醴之坐與拜贊是二事故必

言興拜與言興坐同竝爲更端以示敬之例非婦人之拜必興也如因此更端示敬之拜而謂婦人之拜必興則士昏禮舅坐撫之興荅拜豈丈夫之拜亦必興而不坐乎如謂舅拜婦亦肅拜於經何見且經於丈夫言拜皆是拜手未聞有肅拜可單稱拜者少儀云婦人爲尸坐肅拜是肅拜必坐之證說文云跪所以拜也未有不跪坐而可稱拜者矣凌氏以介者不拜之肅爲肅拜沿孔賈舊疏之誤　又案大祝九拜說者謂皆屬丈夫拜惟肅拜爲婦人拜其實婦人亦有九拜也一曰肅拜卽吉拜婦人肅拜以當丈夫之空首一曰手拜亦吉拜禮經云廟見婦拜扱地鄭注云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是也　熊氏以拜扱地爲稽顙拜誤　一曰頓首卽振動拜婦人本無頓首之禮因振動而有頓首如穆贙頓首于趙宣子是也一曰稽顙拜卽凶拜重喪用稽顙輕喪用手拜小記云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是也一曰俠拜鄭注云婦人于丈夫雖其子亦俠拜先丈夫一拜後丈夫又一拜也一曰不俠拜鄭注云不俠拜謂一拜也婦人不俠拜同丈夫之奇拜婦人俠拜同丈夫之褒拜此婦人九拜之辨也凡婦人之拜吉事尚右手凶事尚左手與丈夫異近時婦人拜申指相沓尚近古制但不握爲異爾其义指拜者爲禮之末失其合掌拜者本之西域僧謂之膜拜其拜兩膝齊下不先屈一膝者本之道家謂之之拜竝非古禮又有婦人立而引手摩胸以當丈夫之長揖其卽軍中肅容之遺意歟

以享右祭祀

案凡賓客之禮行于堂上以南面爲尊故拜以北面爲敬祭祀之禮行于室中以東鄉爲尊其拜則以西面爲敬

授几

舊禮圖几長五尺廣二尺此後世制也古人執几倏縮倏橫必無此大馬融以爲長三尺近是小戴曲禮記進几杖之法曰拂之少儀記執几杖之法曰皆尚左手拂几之禮具載禮經執几之尚左手經無明文注疏家因之不詳後之說者乃謂授者兩手竝執一廉受者復執一廉於是尚左手之儀遂不可見攷諸禮經其几之倏也有人君來東箱人臣來東壁之分覲禮記曰几倏于東箱聘禮公側受几于序端鄭注亦曰几自東箱來有司徹爲大夫禮其文曰主人降受宰几敖氏曰几自東壁來故須降受是其差也其几之執也有人君攝中大夫執兩端士執校之別聘禮曰宰夫內拂几奉兩端以進公中攝之中攝之者以兩手直攝几中也賈疏公中執几以一手誤公尊得攝几中大夫例執兩端有司徹曰尸進二手受于手閒鄭注云受于手閒謙也明大夫執兩端擬尸中攝之而尸卽受于手閒不敢中攝以疑君也俗解以受手閒爲中攝誤士昏禮曰主人拂几授校校几足授以校者執其足也是又不敢執兩端以疑大夫敖氏以授校爲執廉誤張氏以授校爲賓主不敵亦誤此其差也其几之拂也又有內拂外拂推拂之異內拂几者左手執外廉右袂內拂外拂几者就宰執而拂其外廉此惟人君爲然大夫以下左手執外廉以右袂推拂其內外廉而

已敖氏以推拂爲外拂誤聘禮曰宰夫內拂几二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此人君禮也有司徹曰宰授几主人受二手橫執几升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兩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其始以兩手橫執而升繼以左手縮執而拂終以兩手橫執而進大夫以下之通禮也橫執者几橫也縮執者几縮也橫几以左手執外廉之前端右手執內廉之後端此廉之以近身者爲內故右袂拂几謂之內拂縮几以左手執內廉之前端右手執外廉之後端此廉之以近右者爲外人几設于左故以近右爲外故右手所執之廉謂之外廉見有司徹篇其執几皆以左右手夾持故國策亦謂之抱几而左手常執前端右手常退在後故少儀謂之尙左手其執也橫几其拂也縮几其將授也又橫几其既受也亦橫几而設之於位也又縮几一橫一縮迭相爲儀爲兩手分執兩廉轉還甚便也如謂授者受者各執一廉傑橫傑縮煩曲太甚難免隕越非特無以解尙左之文矣若夫几之拜送祇壹拜荅者亦壹拜凡壹拜者經例止曰拜而已而聘禮特著公壹拜送爲賓荅再拜稽首立文賈疏因此謂昏禮等之不言壹者當爲再拜送其說未覈覲禮曰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荅拜不言再至儐使節乃曰侯氏再拜送幣則拜送几與荅拜明皆壹拜也覲禮送几尙壹拜而謂禮之輕者須再拜送乎此又疏家之誤者

趨采齊行肆夏

釋宮曰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

庭謂之走曲禮曰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接武之謂行堂上之地較室爲廣可舉足半躡之於文行竝彳亍象接武也布武謂之步堂下之地益廣可舉足徐行之迹不相躡於文步上从止下从少象布武也趨則行而張足又疾於步走則更加疾矣故玉藻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玉藻記君子佩玉之節曰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其語本周官樂師采齊一作采薺或作采茨齊薺古今文薺茨通用字肆夏爲九夏之一采齊其節齊夏與九夏之王夏爲天子樂肆夏爲諸侯樂非士大夫所得用故郊特牲譏趙文子始奏肆夏春秋傳嘉穆叔不拜肆夏之三樂師掌王之樂儀奏肆夏采齊宜矣而玉藻記君子之威儀亦舉此爲言或者士大夫入仕王國禮視諸侯得用肆夏采齊

卽侯國大夫之趨行雖不必有此樂儀而步之疾徐要無不合兩詩之節奏也雖然猶有疑周官出於淹壁其字多錯異記玉藻者襲用經語往往沿其文未之深考今以禮節覈之堂上之行當以采齊門外之趨當以肆夏釋宮門外趨中庭走走疾於趨爲庭遠於門也則所趨之門謂路寢門非大門也鄭注玉藻云路門外至應門謂之趨又注樂師云趨謂於朝廷其說最確孔子燕居曰入門而金作國語曰金奏肆夏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大門以內直至路門卽釋宮門外謂之趨之地也其所奏者肆夏則趨以肆夏甚明大射儀曰賓及庭奏肆夏燕禮記曰公迎之于大門內以樂納賓賓及庭奏肆夏中庭之步已奏肆夏則趨以肆夏益明大戴保傅篇曰步中采茨趨中肆

夏所以明有度也又曰行以采茨趨以肆夏步環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抑之退則揚之云云即玉藻文之所本而采齊屬行肆夏屬趨賈子新書荀悅前漢紀竝同可訂周官之字譌而小戴作記時反據周官譌字以改大戴記文數千年來皆爲顓頊惟盧辨注云大寢之內奏采茨朝廷之中奏肆夏周禮文誤殊爲特見而孔顨軒補注反駁盧注謬矣釋宮室中時堂上行堂下步門外趨中庭走皆順言之門先中庭謂路寢門路寢門外有中庭孔顨軒誤以門外之趨爲大門外引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傅會周官如其說賓入大門奏肆夏則大門外亦奏采齊樂與大門外有樂杜撰典故不特於釋宮文未順也

侯鵠正質

周官司裘王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共麋侯皆設其鵠此大射之侯也其侯用虎熊豹麋之皮又方制之以爲鵠是謂皮侯梓人所謂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司裘曰設鵠梓人曰棲鵠竝不言正者大射之侯有鵠無正也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射一侯二正士射豻侯二正此賓射之侯也其侯亦用虎熊豹麋豻之皮而中畫五采以爲正是謂采侯梓人所謂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射人曰五正梓人曰五采竝不言鵠者賓射之侯有畫采之正而不棲鵠也鄉射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此燕射之侯也天子諸侯用皮侯大夫士用布侯

取熊麋虎豹鹿豕之屬是謂獸侯梓人所謂張獸侯則王以燕
息是也其曰白質赤質丹質而不言正鵠者質與正鵠異名同
類也大射有鵠賓射有正燕射有質鵠居侯三分之一梓人所
謂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是也正與質之制無
明文蓋亦同參攷鄭注孔賈二疏斷以己見不敢妄爲異同要
惟審求厥是而已若先鄭說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
寸曰質是鵠正質同在一侯也詩賓筵正義引馬融禮注及王
肅引小爾雅與先鄭同此並意度言之無明文可據後鄭不從
其說謂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引鄉射記弓二寸以爲侯中
及梓人參分其廣而鵠居一之文以明大侯之道九十弓其侯
身丈八尺鵠方六尺糝侯之道七十弓其侯身丈四尺鵠方四

尺六寸大半寸豻侯之道五十弓其侯身一丈鵠方三尺三寸
少半寸則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之說可以知其非矣賈景伯注
周禮則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寸據此則正大
於鵠又異先鄭鵠大於正之說後鄭於射人注已破之矣後鄭
據司裘言鵠射人言正而謂大射有鵠無正賓射有正無鵠鵠
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之確不可易者也近儒往往援賈馬先
鄭譌說爲後鄭所不取者反珍寶之是好翻異非求是矣或曰
子之說堅守後鄭而於射人三侯二侯一侯謂用虎熊豹麋之
皮侯鄉射記熊侯麋侯謂亦用皮侯白質赤質丹質謂與正鵠
同類又異後鄭說何也曰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
侯五正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據後鄭說以六耦射三侯

謂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以貍步張三侯則爲虎熊豹之侯上下同文異解不如先鄭三侯虎熊豹二侯熊豹之說爲安且王三侯五正謂虎熊豹之侯皆五采耳經云王五正而後鄭則云有三正二正未免舛錯鄉射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天子熊侯諸侯麋侯之爲皮也可知質謂質的天子熊侯用白的諸侯麋侯用赤的則大夫士之畫侯亦必有的也可知凡畫者丹質爲大夫士畫侯言其制也人有大夫士之異侯有虎豹鹿豕之分故曰凡以統之人有天子諸侯及大夫士之異侯有飾皮及畫布之分故曰凡畫者以別之據後鄭說熊麋亦是畫侯質是采地畫熊白質畫麋赤質與下文凡畫丹質語相觸礙而因以凡畫丹質爲畫賓射燕射之侯畫熊白質畫麋赤質爲畫正亦失

經意記又曰禮射不主皮後鄭注禮射謂大射賓射燕射是矣記言不主皮則天子諸侯大射賓射燕射之爲皮侯也可知後鄭謂賓射燕射用畫侯不用皮是未審也若必堅守後鄭說而一從之亦非求是矣或曰陳氏詩疏謂毛傳二尺曰正與先鄭合然則毛傳亦不足信歟金氏禮箋又謂大射鵠外曰正鄉射同燕射鵠外曰質賓射同語亦直截不可備一說歟曰毛傳於正鵠之用不詳惟齊風不失正兮傳曰二尺曰正此就五正內之朱色言之爾後鄭梓人注曰正之方外如鵠內二尺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與此相同而賈注鵠方二尺先鄭二尺曰正實因誤讀毛傳轉滋謬說陳氏疏毛義引後鄭梓人注足矣而反用先鄭說以申之非也金氏謂鵠外曰質竝無明

文鵠外曰正於經亦無徵惟賈注正五重鵠居其內僅與之合耳梓人張皮侯張五采之侯張獸侯三制迴別而金氏謂皮侯卽五采之侯其別言之者明斯爲天子所務而已不言棲鵠蒙上皮侯省文不知五采之侯雖亦用皮而正不用皮故大射賓射渾言之俱可謂皮侯而析言則別記文張皮侯之後又云張五采之侯析言之也張皮侯之下又云棲鵠恐其與采侯混又別言之也五采卽五正既云張五采之侯其設正可知初非蒙上文省言棲鵠也皮侯采侯對文迴別金氏乃欲混言之亦非也其解射人職文亦不可信朝儀之位司士正之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及諸侯在朝北面之位蓋是射位鄭注本確陳氏書意在疏毛而好黜鄭金氏書意在箋鄭而又多違鄭夫鄭說何必不異也於其不可異者而必異之異而失是不如

從鄭

立馬從馬

小戴投壺記曰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大戴投壺篇文同無一馬從二馬句小戴鄭注云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爲將帥乘馬也不釋一馬從二馬之義是小戴記亦無此句也記又曰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鄭注云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得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不得慶也案投壺之禮與鄉射有同有異鄉射初一三耦射不釋算不飲酒次二賓主射釋算飲酒而未作樂次三三耦及賓主射釋算飲酒樂乃作投壺則初賓主射卽釋算

行觴作樂此其異也鄭云投壺如射亦三而止者鄉射三次射投壺亦三次射明其同也惟三次射故立三馬馬與算異算之法曰純曰奇曰左右鈞算訖立馬曰一馬曰二馬曰三馬無所謂純奇左右鈞凡射必二人謂之耦賓黨爲上射主黨爲下射卒投勝者飲不勝者各如其算是一耦之勝負已分也而二黨之勝負多若寡猶未分宜總計之故又爲勝者立馬馬者所以合計賓主黨三射之勝負也一黨之中不能三射俱勝獨得三馬必有一黨得一馬一黨得二馬者而一馬之黨雖得勝於一耦統前後三射計之實負於二馬之黨故一馬從二馬以慶也釋算之行觴以飲不勝罰爵也立馬之行觴以飲勝者慶爵也罰爵辱之故使弟子酌奠於豐見鄉射禮慶爵榮之故耦自親酌不使弟子無豐見鄭注但此以賓主黨之同等者言其或勝者降等則釋算行觴亦必親洗親酌司射請立馬亦不敢擯尊者之一馬以從己之二馬故少儀曰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不角不擯馬一馬從二馬者所謂擯馬也不擯馬則不以一馬從二馬矣投壺少儀兩文語相反而義相足馬之形蓋刻木爲之與鹿中同漢律有功馬散馬假馬之法皆刻馬象而植之中刻鹿形取其和羣之義馬刻馬形取其威武之義鄭注乘馬之說似近迂曲而立馬以黨言不以耦言獨勝諸儒方慤陳澔輩謂馬與算一方其執之謂之算及其釋之謂之馬一耦得一勝者立一馬得二勝者立二馬不知釋算者舍其算於地而不立立馬者立而植之其義異算以籌爲之馬如鹿中其形異算

以明一耦之勝負馬以明二黨之勝負其用異記云馬各直其算直當也算在鹿中之西馬又當算之西賓黨勝立馬於右主黨勝立馬於左其地亦異記曰算多少視其坐鄭注算用當視坐投壺者之眾寡爲數也是算之數本不定其多者用八十籌見鄉射禮以一耦言有八算見記文以一人言有四算見鄭注馬則合賓主兩黨止三而已故一曰三馬既立一曰三馬既備並不言四馬八馬其數尤異

六尊

周禮天官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而春官司尊彝掌六尊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秋嘗冬烝其朝踐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尊之制止有六而祭其五齊三酒其用則八故司尊彝掌六尊之位祭時並設而朝踐再獻尊必用兩所以備酒正八尊之共也八尊以酒分六尊以制分酒正之八尊初不出司尊彝之六尊獻尊即犧尊犧尊象尊周尊也著尊殷尊也大尊即泰尊有虞氏之尊山尊即山罍夏后氏之尊並見禮明堂位壺尊見春秋傳周禮六尊兼用前代之器惟犧象兩尊爲周人所作故在諸尊之上而後儒之說其制者言人人殊今證之經傳參之周末漢初之言惟先鄭說爲得其實禮器言祭天用犧尊疏布幕椮杓以素爲貴與大圭大羹大路同是犧尊不尚文飾之顯證也八尊較六彝爲質故冪人以疏布巾冪八尊

以畫布巾冪六彝犧尊於六尊中爲尤質故祭天貴質用犧尊
說者不察則謂犧尊於諸尊中爲最華美失其義矣斥王懷祖說莊
子天地篇曰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是犧尊用木文
以青黃之色而已說者不察則謂犧尊用金或謂用木而疏鏤
之失其制矣毛詩曰犧尊將將傳曰犧尊有沙飾是亦飾以沙
羽其大將將然也說者不察則謂犧尊鏤以鳳凰鳳凰稱沙或
又謂犧尊像沙牛牛大稱沙亦失其據矣惟先鄭注有合於禮
器莊子毛傳諸文其說曰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鳳賈疏
申之曰犧尊以翡赤翠青爲飾蓋周監前代而作犧象兩尊犧
尊飾以翡翠之羽色其形娑然以存質也象之言像此尊最爲
華美以盡文也一質一文於制各有當矣自漢以來犧尊之制
失攷學者多見古人犧象竝言遂混其說淮南子曰百圍之木
斬而爲犧尊鏤之以剞劂礫之以青黃華藻鎒鮮龍蛇虎豹曲
成文章此襲用莊子文增益其辭而犧尊之制由是失後鄭云
犧讀爲沙沙鳳皇也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形娑娑然此襲用先
鄭象尊注以合毛傳沙飾之訓而犧象之制由是混至王肅又
生一義引太和魯郡地中所得齊子尾送女器以爲犧尊以犧
牛爲尊象尊尊爲象形後儒多信其說攷古經注犧者牲之總
名不必定爲牛齊子尾之送女有牛形之器亦未見定是犧尊
犧尊以木爲之莊子有明文可據齊子尾送女器至太和得於
地中已七百餘年尚不朽壞可辨識乎王氏懷祖已詳駁之矣
且周禮六尊六彝之名多取諸鳥獸鷄彝鳥彝虎彝蜼彝皆謂

畫其形以爲飾而犧尊獨製牛形背上負尊何與鷄鳥諸彝之制不合乎後世作博古圖者每沿王肅之說見有牛象文牛象形即題爲犧象尊是未知周璞之爲鼠也犧尊破木爲之不久將朽壞其制素樸無文人又不寶藏之安見後世有犧尊畱人閱可得而圖之耶

秬鬯鬱鬯

秬黑黍秠一秠二米黑黍容有一米者而釀鬯之秬必用其二米焉鬱金香其形若蘭爲百草之英釀秬黍爲酒曰秬鬯亦作鬱鬯築鬱金煮而和之曰鬱鬯亦作鬱鬯是酒名以一秬二米作之用嘉種也曰以梜杵以梧示香潔也鬯之言暢芬芳之氣條暢於上下也於文从口匕口器也匕所以扱之也中必

彝米即秬黍也故秬黍釀酒可單稱之曰鬯而鬱鬯稱鬱不得專稱鬯此鬱人鬯人之所以分職也鬱本香草之名取其築煮之義字又作鬱从臼缶曰又手也又手於缶以築之也从冂鬯彡曰以覆鬯彡其飾也鬱金千葉爲貫百二十貫築以煮之停於祭前是謂築鬻鬯人以鬯酒入鬱人鬱人得之築鬱金草煮之以和鬯酒是謂鬱合鬯而鬯亦謂和鬱鬯天子享神用秬鬯祼尸用鬱鬯故鬱人掌祼事肆師亦云及祼築鬻郊特牲曰灌用鬱鬯祼之言灌也君酌鬱鬯以獻尸尸灌地以降神祀天不設尸故不行祼大宗伯言祀大神祇玉鬯表記言秬鬯以事上帝皆謂祭酒非灌酒也享以秬祼以鬱也自詩毛傳云秬黑黍鬯香草築煮合而鬱之曰鬯則秬鬯鬱鬯不分二物而古禮遂晦鄭

眾注肆師云鬯香草築香草煮以爲鬯馬融盧植解郊特牲云鬱合鬯取草芬芳香者與秬黍鬱合釀之爲鬯許愼說文鬯字下云以鬯釀鬱草先鄭馬許諸說竝沿毛傳之誤不可信也惟後鄭注力矯先師之失乃云鬱金香草築煮以和鬯酒鬯釀秬爲酒此既合周禮鬯人鬱人分職之旨且得郊特牲鬱合鬯之義矣鬱人掌和鬱鬯則鬯人之鬯爲未和鬱之秬酒甚明不得如先鄭之解郊特牲鬱合鬯與下蕭合黍稷皆是二物相合不得如馬盧之說

饋食之籩

周官籩人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蘡榛實賈公彥云烹熟時后先薦饋食之籩於八籩少三者棗桃梅皆有乾溼也知必有八者儀禮特牲少牢士二籩二豆大夫四籩四豆諸侯宜六天子宜八醢人饋食之豆有八此朝事加籩亦八故以義參之爲八也案記曰鼎俎奇而籩豆偶籩未有用五者周官當有誤文賈疏以饋食八豆及特牲少牢諸禮推之謂饋食之籩有八恐未必然記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天子籩數無二十六之文又禮經有籩必有豆而有豆不必有籩則籩之數不必如豆數矣禮運濡物實于豆乾物實于籩鄭注鄉射記云籩宜乾物則籩不得實棗桃梅之溼者如謂溼卽鮮果設無其鮮又將何用也古人庶羞之果物熟用其鮮無其鮮用其乾未有鮮乾竝用者饋食之籩蓋四其實棗栗桃乾蘡榛不用桃內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鄭注謂人君熟食之庶羞非

用於祭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魯哀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啗桃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孔子對曰黍祭先王爲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家語子路初見篇云果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饋食爲祭之盛禮則其籩不用桃明矣鄭注釋乾薸引桃諸梅諸今本作桃乾薸乃後人以注語妄增之爾棗栗薸榛之外加桃則籩實有五記何以言籩豆偶如謂饋食之籩有八於五者之中乾鮮竝用則經亦當備記其物如下加籩之實菱芡栗脯菱芡栗脯文重不省也且古人飲酒之禮籩如豆數士冠醮子士昏醴賓用脯醢皆一豆一籩士冠再醮士虞獻祝特牲主婦致爵于主人皆二籩二豆少牢賓尸用四豆四籩是也而食禮有豆無籩公食大夫禮設正饌六豆無籩士昏禮饌房中設六豆無籩特牲饋食尸入九飯設四豆無籩少牢尸入十一飯亦設四豆無籩聘禮堂上八豆東西十二豆無籩是也賈疏云特牲少牢士二籩大夫四籩諸侯宜六天子宜八此乃飲酒之籩如此不可說饋食天子朝事在饋食之先如生人飲禮故籩豆皆八饋食如生人食禮故籩不必如豆數饋食之豆惟八故既夕禮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可直用其四饋食之籩惟四故既夕禮四籩止得用棗栗二籩而又取加羞脯糗二籩以足其數如饋食果有八籩亦可直用其四何必復用羞加之物賈疏謬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十七終

太倉唐文治陽湖趙椿年校

禮說略三

定海黃以周元同著

冕弁服

禮有冕服有弁服衣順冠色履象裳色冕服有六冕之制元覆朱裏前後邃延延前俛而垂旒（此從大小夏侯說）約之以武設之以紐貫之以笄固之以紘天子五冕旒數不同而旒之玉皆十二玉之繅皆五采焉其一曰大裘之冕服冕十二旒（此從陳用之說）服日月星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天子以祀昊天及五帝次二曰衮冕服冕九旒（亦從陳說下同）服自山龍以下九章天子以祀先王以覲諸侯次三曰鷩冕服冕七旒服自華蟲以下七章天子以祀先公以行饗射次四曰毳冕服冕五旒服自藻火以

下五章此從劉熙釋名毳藻文也鄭注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與虞書本文違　天子以祀四望山川次五曰絺冕服冕三旒服粉米黼黻三章天子以祀社稷五祀次六曰元冕服冕無旒服衣無文裳刺黻一章天子以祀羣小祀諸侯之冕旒眡其命數而旒有九玉繅止三采諸侯皆同弁師概舉諸侯之繅旂七就璪玉三采而又申之曰繅旂皆就皆者皆諸侯也明九旒至三旒皆每繅以九成公侯伯子男無降差也此從戴東原說鄭注改侯爲公凡冕裘冕衮冕爲上鷩冕以下次之謂之裨冕諸侯裨冕以朝天子以祀先公以助祭於天子大夫亦以元冕祭于公聘于天子凡冕服皆元衣纁裳天子素帶朱裏終辟朱韠赤舄諸侯素帶終辟赤韠赤舄大夫素帶辟垂亦赤韠赤屨弁服有三弁之制如冕前後平而無旒會有玉瑱會謂縫中

天子五采玉十有二諸侯皆三采而玉瑱亦眡命數焉其一曰爵弁服以韎韋爲之故又謂之韋弁此從陳氏禮書韋其質也爵其色也其服元衣纁裳緇帶韎韐赤舄天子諸侯大夫以爲兵服大夫亦以之禮聘賓士亦以之祭于公次二曰皮弁服以白鹿皮爲之制如爵弁其服素衣素裳素帶素韠白舄天子以之視朝及聽郊報諸侯以之聽朔及逆王之郊勞亦以之朝大國卿大夫以之朝月朔以之聘鄰國而鄰國來聘又以之贊相以之還玉士亦以之釋菜天子視朝諸侯聽朔其裘狐白其褎錦衣聽郊報而省誓命則又用黼裘焉大夫朝朔聘鄰國士釋菜其裘狐青豹褎其褎元綃衣次三曰冠弁服冠弁即委貌爲諸侯之朝服凡弁冕皆笄有笄者紘此固弁之笄與括髮之笄異　元冠無笄無笄者

纓纓屬於武冠弁者冠而如弁亦設笄施紘與元冠別故晉語有折委笄之文也此從戴東原說陳用之謂冠亦有笄誤其服緇衣素裳緇帶素韠白舄天子以之燕羣臣養國老亦以之田諸侯以爲朝服大夫士亦以之相會同宗廟之事特牲少牢二禮主人皆朝服而冠元冠是士大夫服朝服以祭于己者不必用冠弁而諸侯日視朝君臣同服未有不冠弁者矣故冠弁服爲諸侯之朝服論語云緇衣羔裘玉藻云羔裘豹飾緇衣以褐之此謂大夫服朝服之褐衣也冠弁服之下又有元端元端非諸侯之朝服也故司服于冠弁服之外又稱齊服之元端焉元端元冠不用冠弁故玉藻言天子元端而居元冠朱組纓諸侯之齊服元端亦元冠丹組纓冠而施纓知無笄也冠而無笄知非冠弁也冠弁即殷之章甫豈有衣元端而冠章甫者乎凡衣之有褖（即襦字）裳者皆曰端本爲冕服朝服之通稱故冕服曰端朝服曰端委析言之則衣之端袂屬幅不侈袁者謂之元端元端非朝服也故論語端章甫端謂朝服非元端也元端元衣元裳而亦有朱裳素裳黃裳襍裳者焉蓋亦兼用羔裘緇褖狐裘黃褖麑裘絞褖歟其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大夫士私朝朝元端夕深衣其在公朝大夫朝夕皆朝服士朝朝服夕元端是元端與冠弁服有不得混者矣周禮大夫以上冕士爵弁則爵弁次於冕矣士冠禮再加皮弁三加爵弁檀弓天子爵弁哭諸侯小記諸侯皮弁以弔則皮弁又次於爵弁歟弁師司服亦以韋弁先皮弁矣玉藻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則朝服又次於皮弁矣特牲筮日服元

端及祭而服朝服則元端又次於朝服矣首服冕爲上弁次之
冠爲下冕服絲衣冠服麻衣爵弁次於冕其衣仍用絲冠
弁近於冠其衣則用麻凡上衣用絲中衣用帛上衣用麻中衣
用布故曰以帛裏布非禮也鄭注玉藻謂皮弁服麻中衣布而
詩箋以錦衣狐裘爲皮弁服論語又以素衣麑裘爲皮弁服錦
衣絲衣也素衣亦絲衣也上衣布中衣帛君子以爲失禮意夫
禮各有當服宜相稱故記曰不學禮服不能安禮

練染法

小戴月令篇曰季夏之月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
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法故者法之古者也古
染法有一染纁再染赬三染纁五入緅七入緇之斂差貸者紊
其法故之斂者也質良者染之循法故質實而良善者也詐僞
者質良之反謂染之越次而成或以草木之色代石染也凡染
絲帛必先以練練絲帛之法詳于慌氏一曰以欘灰渥之二曰
以蜃粉塗之三曰清其灰揮其粉而以水沃之晝暴諸日夜宿
諸井七日七夜而練成練宜春月爲之故染人曰凡染春暴練
自練法失于是有秋陽以暴之說秋陽據周正言謂夏日也夏
日練布易白而失其序故月令仲夏之月有毋暴布之禁曾子
曰皜皜乎不可尚也已譏其白以驟成不足貴也舊解非染絲帛
之法爾雅有一染再染三染之文鍾氏有三入五入七入之文
然祇詳其名色之別不著其用物之異染采之法故久失其傳
竊嘗攷之鄭君禮注論語注及毛傳說文而得其大略焉凡絲

帛一入用草染再入用木染三入用石染絲帛至三入爲色之小成由是而再以草染木染石染更入之至七入爲色之大成纁者帛之一染用草與緅之一入同爾雅曰一染謂之纁毛傳亦曰一入曰緅知其爲一染一入者以其用茅蒐也紅亦帛之一入者鄭注論語曰紅草染是一入用草染之證也赬者帛之再染用木毛詩作窺說文作桯云赤色也或从貞作赬或从水作涕桯棠棗之汁是二入用木染之證也纁者帛之三染用石鍾氏染羽三入曰纁以朱湛丹秫朱石也俗作硃鄭注染人引以證染帛且云纁石染是三入用石染之證也染赬者二入皆用木染纁者三入皆用石此所謂物之質良者也染赬者或一入草再入木染纁者或一入草再入木三入石亦不失爲質良鍾氏詳湛朱之法不云一入再入即云三入曰纁明纁三入以前皆用石染也爾雅曰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明纁三入以前可以草木迭染也若二入皆草染而謂之赬三入皆草木染而謂之纁此所謂物之詐僞者也纁三入爲色之小成由是更入赤汁爲大赤之朱鄭注士冠禮曰三染謂之纁朱其四入與其名曰朱其染用石可知也染韋有赤韍朱韍其亦用石可知也若以三入纁更入黑汁如前法一染亦用草曰紫故鄭注論語曰紫草染明其爲纁之一入也二染用木曰緅并纁計之爲五入故鍾氏曰五入曰緅紺與緅色相似韋之爲裳弁者如帛之緅鄭注士冠禮及鍾氏屢言之說文緅作纔云帛雀頭色一曰微赤色如紺紺緅色不相遠賈疏段氏說文注皆誤故

鄭注論語曰紺緅木染明其爲纁之再入也三入用石曰元并纁計之爲六入故鄭注鍾氏曰元在緅緇之閒其六入者與六入爲色之大成而其染亦用石與纁同鄭注染人曰元纁石染注論語曰元纁所以爲祭服等其類也等者齊也見說文染至元纁其草木石諸色俱齊此所謂物之質良者也元必以纁爲質其數六入若有越次而入不以纁爲質者此所謂物之詐僞者也七入曰緇仍用石與染朱同而緇爲北方正色七入朱爲南方正色獨四入何與曰周人染元以纁爲質并纁計之爲七入周人染朱以黃爲質并黃計之亦七入也何以知之韎爲韋之一入而鄭注士冠禮曰韎韐韎載也注玉藻緇載曰緇赤黃之閒色緟爲帛之一入而說文曰緟帛赤黃色緟緇皆一人赤汁而有黃色者其以黃爲質可知也黃之三入爲纁其色乃赤而微黃與纁之三入爲元其色仍黑而有赤相等故纁與元相對亦謂之赤乾鑿度曰天子朱芾諸侯赤芾鄭箋云芾者天子朱諸侯黃朱則黃朱卽赤也赤色又兼黃則周人染朱以黃爲質愈可知也染元纁宜夏月故染人曰夏纁元朱亦染夏染人文略耳鄭注曰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則凡石染者可例諸此矣秋染夏鄭注以爲染五色春練夏秋染至冬乃獻功古人之重服色如此鄭注序官曰染草藍蒨象斗之屬又注下掌染草曰染草茅蒐橡蘆豕首紫茢之屬說文曰藍染青草也郭注爾雅曰蒨鼠尾可以染皁蔡虎杖可以染赤茹蘆茅蒐今之蒨也可以染絳櫻烏階可以染皁藐茈草可

以染紫此草染之說也先鄭注大司徒其植物宜阜物曰阜物
柞栗之屬說文曰栩其實皁椒黃木可染者經棠棗之汁此木
染之說也說文曰丹巴越之赤石也鄭注染人以鍾氏朱湛丹
秫爲染纁術又曰染元則史傳闕矣攷山海經曰女牀山其陰
多涅石郭注曰礬石也楚人名涅石秦人名羽涅韻會曰一名
羽澤有青白黃黑絳五種此石染之說也凡物染草最多其色
亦最輕染石最少其色亦最珍色之得青赤黃白黑之正者皆
石染也其閒色以草木染曰綠紅碧紫騮黃者皆與五行相克
者也然鄭注玉藻以緇纁爲赤黃之閒色則與五行相生者亦
閒色矣竊以爲緇爲草染之一入信閒色也若纁已三入爲色
之小成不得以爲閒色凡禮服衣裳皆用正色玉藻衣正色裳

閒色以燕居之服言詩刺妾上僭夫人失位曰綠衣黃裳謂黃
宜爲衣綠宜爲裳此衣正裳閒之說也鄭注以冕服之纁裳爲
閒色不無少誤若謂閒色于正服無所施此乃王肅之陋說見論
語注藻之以綠載之以緇經有明文矣或謂紺緅亦以閒色而不
用此又近人之誤說爵弁之以緅鄭注亦明言之陳恭甫劉楚
楨又謂紺緅非閒色是仍囿于閒色不用之見而勞爲之辭也
夫閒色之有輕重在於一入再入之分紅爲素之一入而不能
復爲白其色白多而赤少又不能自成其爲赤紫爲纁之一入
而不能復爲朱其色赤多而黑少又不能自成其爲黑綠與緇
亦然此等閒色止可施諸小物而不可以爲衣故綠用諸藻緇
用諸載紅紫不以爲褻服也若紺緅爲黑汁之再入者雖曰閒

色而固自成其色矣凡飾盛于衣曰紅紫不以爲褻服其不以爲飾也可知矣曰不以紺緅飾其可以爲衣也亦可知矣凡冠盛于衣爵弁且用緅則衣用紺緅亦未見其不可也知紺緅可爲衣而祭服必以纁元三入之色爲裳衣乃愈見其可貴焉王者受命而興考文章興立權量同嚴易服色與改正朔同重染法其尚矣哉

喪服變除

喪服變除散見禮經漢戴君準約禮文而爲變除說鄭君又爲變除注見崔氏引今並散佚時或見於正義通典中崔靈恩又旁證之作變除論乖僻滋甚孔冲遠因删其說錄諸正義仍多悖謬近江氏愼修禮書綱目喪服變除類綴述禮文失其倫理徐氏讀禮通攷作變除表并論又多沿襲舊說未深覈也凡親始死將三年者去冠笄纚如故見問喪及鄭變除注飯含面南左袒扱諸面之右實米唯盈口三稱衣十五升白布深衣扱上衽徒跣見曾子問問喪及鄭變除注據戴君說徒跣扱上衽在易深衣前非也扱上衽謂扱深衣之衽也見鄭注既襲後有素章甫冠白麻纚屨亦非也自始死至成服並無冠屨故叔孫武叔於小斂後投冠于游譏之也其妻爲夫妾爲君去笄而纚不徒跣不扱上衽餘同男子見鄭注喪禮及變除注據戴君說始死有笄纚既襲有素總非也女子之去笄總猶男子之去冠喪服傳言箭笄布總在成服日也曾子問綰總趨喪奔喪禮也崔氏說始死婦人去纚亦非也

斬衰婦人之去纚在小斂日也見鄭注齊衰期以下女有骨笄男有素冠皆吉屨無約見鄭士喪禮注其服亦白布深衣見鄭變除注死之明日將小斂三年者又去笄纚髽髮見鄭問喪注大夫於是日襲而髽見鄭變除注卒斂馮尸袒奉尸夷于堂拜賓即位襲絰于序東見士喪禮腰絰散垂以象大帶又有絞帶以象革帶見鄭喪服注齊衰以下男子於主人髽髮時則著免婦人將斬衰者於男子髽髮時則以麻爲髽將齊衰者於男子免時則以布爲髽其腰絰結本不散垂與男子異見士喪禮及鄭注崔氏謂始死後小斂前大夫與士皆加素冠於笄纚之上至小斂投冠髽髮之後大夫加素弁士加素委貌其上皆又加環絰其說本諸戴君亦非也自始死至成服三日內創鉅痛深

有服者皆免髽髮竝未有用冠弁者鄭注士喪禮云大斂不言免髽髮者小斂以來自若矣又注大記云斬衰髽髮齊衰免以至成服而冠是也惟天子諸侯之大斂在三日成服後始得弁絰爾且五服之絰皆縿絰惟弔服用環絰兩制迥然有別鄭注賈疏言之詳矣徐氏論表竝沿崔誤環絰苴首絰竝書直似一首兼施兩絰也又明日將大斂主人及親者皆袒奉尸斂于棺乃塗卒塗復位襲見士喪禮其記云既殯主人脫髦而喪大記則謂小斂說髦崔氏說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皆三日脫髦同也自始死至此主人髽髮眾主人免常不改其居毋喪者於小斂一髽髮餘亦以免終焉見大記及鄭注而衣皆白布深衣也見崔氏說士二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皆於全三日成服諸侯天子

斂殯時有不同其成服亦一也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於是乎始備記曰三日絞垂謂小斂日要絰大功以上散帶垂於成服日絞之也婦人無冠加箭笄布總亦成服焉崔氏說天子七日成服諸侯五日成服非也士喪禮三日成服杖此禮自天子達喪大記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杖則成服可知禮云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故可成服也檀弓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則子王后之必服可知禮云近臣君服斯服矣祝卽近臣也自成服後筮宅卜日皆免絰左擁之事畢卽絰爲敬神變也將啟主人免散帶垂同小斂時爲見柩變也啟殯主人祖遷于祖正柩主人卽位襲將載主人袒卒束襲將祖主人袒商祝御柩乃祖踊襲公賵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入袒送于門

外襲入復位杖發引主人袒乃行出宮襲並見士喪禮凡袒必免冠至尊不以袒故以免代之見問喪於免絰之免無不絰見問喪及鄭注主人從柩免於堩道路也其葬之遠者皆冠至而后免見雜記小記至于壙主人袒乃窆主人哭踊無算襲贈用制幣元纁贈卒主人又袒而拜賓拜已乃襲見士喪禮主人及免於堩其葬之遠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及哭於廟見雜記小記又鄭注檀弓云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孔穎達云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不變服是也據崔氏說葬時大夫素弁加環絰士素委貌加環絰失之徐氏論表既沿崔誤其云反哭皆冠與雜記非反哭不免堩之文尤悖反哭而虞有九筵主人及兄弟如葬服大夫免散帶垂婦人

髽沐浴不櫛見士虞禮及記虞杖不入於室見小記既葬而不
報虞報音赴謂不疾虞也則雖士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亦見小記敖繼公
說葬虞之服主人髽髮此與及虞皆免之語悖鄭注小記云皆
免自主人至緦麻是也卒哭之服如虞雖緦小功亦免見小記
獻畢乃餞丈夫脫絰帶于廟門外當變麻受之以葛見士虞記
及鄭注士三月卒哭大夫五月卒哭諸侯七月卒哭見雜記卒
哭之時既不同故士卒哭受服天子諸侯卿大夫不待卒哭既
虞受服亦與士異見鄭喪服注受服冠七升衰六升首絰要帶
以葛易之首絰兩糾要帶三重又以布帶易絞帶去菅屨受以
齊衰之削蔴屨見閒傳喪服經記及賈疏齊斬之婦人則易首
絰不易要帶士虞禮云婦人說首絰不說帶鄭注云不說帶者
齊斬婦人也小功大功者時亦不說至祔葛帶以卽位是也周
卒哭而祔卒哭有三月五月七月之別則祔亦有三月五月七
月之分祔杖不升於堂見小記期十三月而練筮日筮尸皆要
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去杖有司告事畢而又杖見小記以卒
哭後七升之冠受其衰謂之功衰而練其冠并練其中衣黃裏
緣緣去其首絰存葛要帶用大功之繩麻屨而無約飾又橫長
鹿裘之袪而裼之見閒傳及檀弓又期而大祥則去絰杖繩屨
功衰朝服而筮尸見小記夕期祥祭主人朝服縞冠見雜記及
小記鄭注云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白屨無約縞冠素紕見
檀弓鄭注閒傳云大祥素縞麻衣是時已除功衰麻衣者白布
深衣非功衰也故雜記麻衣布衰分別言之禫亦朝服戴君釋

禫之禮云元冠黃裳則是禫祭元冠矣鄭注云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閒傳云禫而縰無所不佩戴君變除禮云黑經白緯曰縰禫以縰布為冠緇於祥冠之縞又有異於吉冠之元夏書曰予縰縞是其差也鄭注引舊說云縰冠者采纓也縰或作綅失其義矣凡祥禫之變服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敢以凶臨吉也既祭又易縞素終月餘哀未忘也禫後吉祭元冠朝服既祭元端而居迺復其常

括髮免髽

括髮士喪禮作髺髮髺括通用字謂束髮也古人加冠必先束髮或以錦束之或以組束之或以緇縞束之同謂之纚凡纚必笄始喪去冠又二日去笄纚於是以麻束之使髮聚髻而不散則謂之髺髮故士冠禮之纚與髺同事士喪禮之髺與髺同文也髺从會聲髺从吉聲古音同在微部說文無髺鄭注云髺髮者去笄纚而紒紒說文作髽謂束髮為髺也曹憲注廣雅云髽即簪文髺字鄭意去笄纚而為髺謂之髺髮是也免之制與髺髮異髺髮用麻免用布髺髮以麻束而為髺髮免又以布繞髺外也鄭注云免卻繞紒繞紒即繞髺也凡母喪小斂一髺髮餘以免終事父喪自小斂至成服常髺髮從柩反哭虞祭亦以免也髦之制有二一曰麻髦一曰布髦奔喪云男子東括髮婦人東髦以髦對括髮言則髺髮用麻髦亦麻也小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髦以髦對免言則免用布髦亦布也小記又云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髦明髦免之義祇以別男女則髦髺髮亦為別男女之名無異義也婦人麻髦以當男

子之髽髮婦人布髽以當男子之免故鄭注三禮或據髽髮以釋髽或據免以釋髽本兩通也自賈氏疏鄭謂喪去笄纚而紒紒上著髽髮髽與髽髮皆繞紒如著幘頭免制亦然但以布廣一寸爲異如賈氏說髽髮免髽三物而一製何其不察經注之甚乎士喪禮云卒斂主人髽髮袒眾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鄭注云髽髮去笄纚而紒免如今之著幘頭自項中而前交于額上卻繞紒也鄭釋髽髮爲紒免爲繞紒二制自別紒者髽髮爲髽繞紒者於項中額上又繞麻布是繞髽外而露之也故繞紒即露髻露髻即露髽無異義也賈氏謂髽髮有繞紒之布則直與免制混而鄭注髽髮紒免卻繞紒之文無以別矣鄭注又云髽亦去笄纚而紒此明髽與髽髮同也又云髽之異于髽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象其用麻布亦如著幘頭然此明髽髮本無繞紒之布而髽之繞紒而露者又異髽髮而同免制也喪服鄭注亦同此意疏誤云亦如著幘頭然承上文免如今之著幘頭言之也賈氏謂髽髮有繞紒之布則直與髽制同而鄭注髽異髽髮之文遂無以解矣或曰皇侃說麻髽以對髽髮布髽以對免又有露紒恆居之髽以對男子之喪冠其說然歟曰麻髽布髽皆露紒鄭注本明皇說非也凡冠與笄對喪自小斂至殯髽皆去笄猶男子之不冠也至成服男子冠婦人亦加惡笄喪服記曰惡笄有首以髽是也鄭注髽去笄纚而紒於喪服記注則云言以髽則髽有著笄者明矣語似兩岐而義各有當賈疏溷矇亦失鄭意或曰髽髮與纚相似殆用麻布爲之如

舊說髽髮用麻繩又以麻繩爲絰豈人首所能容乎曰小記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是麻者未成布之名孔賈二疏是也特髽髮之麻以代纚總疏家未明言之耳麻髽以束髮麻絰以固冠用各有當何足難也

漢時幓頭繞紒露髽與今女子頭鬠同信齋楊氏撮錄鄭注搭截不可解甬上萬氏說殊悖繆休甯戴氏說亦疏舛故詳辨之自識

喪拜

周禮大祝辨九拜五曰吉拜六曰凶拜說者謂吉凶二拜皆喪拜喪亦有吉凶此說非也喪屬凶禮吉喪云乎哉喪既無吉吉拜云乎哉夫經有所謂吉喪者爲遠方之人既除喪而後聞喪者言惟其既除喪故謂之吉喪惟曰吉喪故可純用吉拜不然喪期未除即喪者年踰期頤喪之者服如緦麻不得稱吉喪用吉拜也古者吉拜尚左手或先拜手而后稽首或先拜手而后頓首凶拜反是故曰稽顙而后拜凡曰稽顙皆凶拜也凡曰凶拜皆尚右手也雖然喪拜之分亦有四有稽顙而后拜者有拜而不稽顙者稽顙而后拜者有不拜者有稽顙而不拜者有拜而后稽顙者而后拜爲周人凶拜之正三年之喪拜也拜而后稽顙爲殷人之凶拜而與周人吉拜相近齊衰不杖期以下之喪拜也（此依鄭注）稽顙而不拜爲凶拜之變是有三年之喪而嫌爲後者之拜也（檀弓）拜而不稽顙爲凶拜之變是身有期喪而壓于尊者之拜（雜記）或功緦服輕之拜也小記喪拜之差等有四而拜尚右手則一知其然者

檀弓言孔子有姊之喪拱尙右手則大功以上之喪可知也奔喪言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拜尙左手則小功當服未除亦尙右手可知也古人吉凶二拜有以拜手之先後分者有以拱手之左右分者二禮較然不相混自雜記有非三年喪以吉拜之文說者引殷禮拜而后稽顙以釋之明此爲殷人之凶拜與周人吉拜相近而拱手尙右固迥然有別也至今吉凶二拜全無區別惟於書帖分吉拜頓首凶拜稽顙此特異其名目耳習俗不察又有期服孫稱稽首以別稽顙者攷之古稽首吉禮爲臣拜君之拜豈可用之凶人乎是并其名目而混之矣如曰同稱稽顙似無輕重之差則如晉文公之居喪再拜秦使（晉語）稱曰再拜可也如魯昭公之喪國再拜顙于齊廷（公羊傳）稱曰拜顙可也先儒謂稽首重於頓首則稽顙亦重於頓顙歟如諸稽郢之行成頓顙乞哀（吳語）稱頓顙以別稽顙亦可也是何取乎稽首之稱而用吉禮哉蓋吉喪吉拜之說誤之也

哀子

禮記雜記云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祭吉祭也喪凶奠也祭以追養故曰孝喪以悲死故曰哀各有其義也孝子孝孫哀子哀孫皆爲祝辭之稱故云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後世以爲訃狀自稱之辭非也如訃狀對人時可自稱哀子哀孫則當祔後吉祭亦可對人稱孝子孝孫乎古者自始死至葬有奠而無祭葬之日日中而虞則以虞易奠而祝辭又稱哀子哀孫士虞禮三虞卒哭祝皆

稱哀子某是也自祔用吉祭祝辭乃稱孝子孝孫士虞禮祔祭祝稱孝子某特牲少牢饋食亦稱孝孫某是也孔疏謂卒哭稱孝子有誤其以孝子哀子爲祝辭尙未誤也曾子問曰宗子死稱名不稱孝鄭注曰孝宗子之稱則哀亦宗子稱也古之主祭者皆宗子支子不祭今支子稱哀誤也與人言自稱哀更誤也然則喪中與人言何稱謂乎曰古者訃告之禮用父兄之命檀弓云父兄命訃者是也其訃于君則主人自命拜送士喪禮云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記云赴曰君之臣某死是也舊說大夫以上用父兄命士則孝子自命葢誤其受人弔賻相者稱之曰孤雜記云相者曰孤某須矣又曰孤敢辭吾子之辱是也至魏晉朝主人自稱曰孤於是有孤子孤孫之稱孤孫不見於經葢由祝辭稱哀子哀孫因推孤子之稱而稱孤子孤孫之文今世行之此禮之一變也然是時孤子孤孫初不專稱於父與祖父之喪而母喪祖母喪亦稱孤子孤孫晉宣荅之云稱孤孫以存傳重之目宜至祖母服訖然後稱孤子是可證也至五朝時好作聰明亂舊章始有父孤母哀之分稱唐高宗時韓王元嘉之子訓等薦祀其妣妃房氏造碧落天尊像其碑文有哀子李訓誼譔謐銜恤在疚云云不足爲訓開元禮三虞卒哭練祥祝文並云哀子某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謚考不稱孤子與禮經合其卜宅兆命曰孤子某爲父某官封某甫卜葬日命曰孤子某爲父某官封某甫卜葬其父某官封某甫注云四品

以下父祖稱孤子孤孫母及祖母稱哀子哀孫此以父孤母哀之分稱習俗相沿已久四品以下祇得循之不能一依禮經此禮之又一變也然是時孤子孤孫哀子哀孫尚屬祝辭之稱其與人通刺要不分父喪母喪而皆稱孤子未見以哀自稱陳子昂作父墓誌自稱孤子李華祭蕭穎士文亦自稱孤子嗣後有以祝辭之稱通用於刺中司馬氏作書儀父母亡荅人狀父亡稱孤子父在母亡稱哀子父先亡母與父同是父孤母哀之稱通用荅狀司馬氏乃著之以為典此禮之又一變也然是時泥孟子無父曰孤之文其稱哀子以別母為父在故而其父先亡居母喪仍稱孤子與父喪同為漢以來祇有孤子之稱父歿無嫌可以從古也故書儀云父先亡母喪與父同欲見父在稱哀子不得已以別之也後人不

察以為先王制禮父喪稱孤母喪稱哀前後相承古今不改吾郡萬氏充宗雅號知禮而亦作此等語何無稽一至于是於是父孤母哀畫然分別遂有父母俱喪即稱孤哀之說朱子作家禮又援之以為例人有問朱子孤哀之稱朱子荅之云溫公因今俗以別父母從之亦無害夫溫公誠因俗以為別而未嘗為畫然一定之名也其後以為一定之名矣朱子又因俗而從之此禮之又一變也然是時居父喪者如母喪已除尚不兼稱哀也家禮云父母俱亡即稱孤哀子云俱亡云即稱謂一時有兩喪也非謂前喪已除居後喪又兼前喪之稱也今也居父喪必兼已除母喪之稱居母喪亦兼已除父喪之稱其或喪父有繼母前子欲兼稱孤哀後子欲單稱孤紛紛異說何無稽之甚也

前儒邱濬應撝謙萬斯大柴紹炳諸公之論俱未覈實居今之世不能盡返古道擇其近是者而用之其惟司馬書儀乎自識

慈母服

禮經喪服齊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舊傳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鄭注此主謂大夫士之妾無子妾之子無母父命爲母子者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已者之服可也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矣父卒則得申也喪服小功五月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也鄭注內則擇于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之謂也其可者賤于諸母謂傅母之屬也曾子問篇子游問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練冠以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家語作孝公鄭注子游意以爲國君亦當然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也梁書司馬筠傳載梁武帝議曰禮言慈母有三條一則妾子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子母服以三年二則嫡妻子無母使妾養之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三則子非無母擇賤者食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無服則慈母亦無服矣內則云擇于諸母與可

者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荅康成不辨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誤實此之由以周案喪服經三年小功之慈母皆謂庶母亦有非庶母而慈已者亦謂之慈母而無三年小功之服曾子問言慈母無服正謂此也內則擇于諸母謂擇取諸昆弟之庶母也與可者可與妻通說文妻女師也是非庶母矣內則之慈母實兼無服有服兩義其慈母屬諸母歟則與喪服庶母慈已服同其慈母屬妻者歟則與曾子問慈母無服同或據庶母慈已之服以施於君命所使教子之妻者誤矣梁武帝分剖慈母之例甚明其定慈母五月之制貴賤竝同揆之古禮亦爲刺謬經言慈母三年庶母慈已小功皆主大夫以下言記言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此以諸侯不爲媵妾持服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諸侯之庶子爲生母服在五服之外何有命爲母子服慈母以三年乎亦何有服庶母之慈已未嘗命爲母子者而服之以小功乎故鄭注謂禮所云慈母服主大夫以下是也梁武帝命皇太子行慈母服與魯昭公服慈母之誤將無同

出母服

或曰孔氏有喪出母不喪出母之異其故何歟曰出母之事不一轍服亦不一例儒者執一說以相軋往往齟齬不可通古者婦人有七出例出之者非終絕之也出而有反者矣夫出妻未必絕妻妻自不可以絕夫子尤不可以絕母故夫出其妻妻待

反于母家子尤日夕襲其反其夫或感妻之悔過子之思親卒反之如故妻雖曰出與未出同其卒也子以正服服其母其或夫不卽反而妻遽卒於母家夫逆其喪而歸爲之殯廟祔姑則有若杞桓公之於叔姬者其子卽爲父後亦當服以杖期與正服同其或夫亡終不反而妻猶守節母家不終嫁他人則有若宋襄公之母者是謂出妻之子爲其母杖期而爲父後者則不敢服出母以廢宗廟之祭其又有夫出其妻而未絕妻卽改嫁則夫妻之道滅卽母子之情亦薄則有若齊桓公之蔡姬者齊桓公歸蔡姬傳曰未絕之也蔡姬嫁先自絕于桓公出而又嫁義同嫁母嫁母無服子思言先君子喪出母其出而卽反者歟其出而沒於母家逆喪而歸者歟抑亦待反母家而不終反者歟是未可知也要之爲出母之不失節者當爲之服故曰無所失道而禮宜從隆子思之妻自謂道汚其出而改嫁歟卽不然亦必見絕于子思者杖期章曰出妻之子爲母出而猶稱曰妻兩未絕也故其歿也得與父在爲母同服絕則于夫無妻名于子卽無母服故子思曰爲伋妻者爲白母不爲伋妻者不爲白母此欲以絕不絕定服不服出而未絕妻之名猶存其子自有母服其剖析出妻之子爲母細入豪芒與解聲色爲末無聲臭爲至同一精闢而當時行出母服者概以杖期至子思爲之一變故記曰自子思始也凡曰自某某始者皆記禮自此變其或變而失或變而得隨文見義初不一科必謂自子思始爲子思之失直一孔之見也

記言自魯昭公始自齊桓公始自趙文子始自季康子始皆譏辭自史佚始自子思始皆非譏史佚以義起子思以義斷者也

或曰出妻其可以卒反乎出妻沒夫逆喪歸豈卽廟祔乎曰小記有云女子未練而出未練而反既練而出既練而反此出妻復反之說也古者臣之出疆女之出適人妻之出歸于母家皆有待反之義臣之出也收田于三年女之出也反馬于三月妻之出也亦必有年但未聞耳知出妻有待反之年可無疑于古人出妻之多矣出妻之反不反權主於夫夫不反則與廟絕如鄭伯姬之絕於鄭不書逆喪是也杞桓公逆叔姬之喪以歸將以廟祔之也古者婦人不廟祔則反其喪于母家未有逆其喪而不廟祔者矣或曰舊說嫁母杖期與出母同今言出母而嫁與嫁母同無服何歟曰經本無嫁母杖期之文杖期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此爲從嫁母而寄育者言之耳其不從固不服也鄭君此注不及王肅爲明漢石渠議蕭太傅云父卒母嫁當服期章元成以爲父沒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爲無義制禮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下不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爲制服元成議是茲其徵矣或曰舊說孔氏三世出妻其說然歟曰孔子未嘗出妻伯魚未嘗喪出母檀弓言伯魚期哭之甚欲正以父在爲其母期之常制爾孔穎達誤以此爲出母服汙衊至聖本不足信子思言先君子喪出母謂孔氏先世之有賢德者原非指斥孔聖其後世拘執子思之說亦以所謂喪出母之先君子其德本次於子思故奉子思之言以爲定如孔聖曾喪出母後世斷斷從孔聖不從子思矣若夫伯魚年五十卒其妻斷無嫁人之事豈孔聖之德不足以慰垂老之婦而子思

之賢不能安母之室視凱風七子不若乎檀弓言子思之母死于衞自傷無時此當在喪位居衞之日耳又言子思之從母死于衞衞有庶氏其從母嫁庶氏故曰庶氏之母從母小功服故赴于子思其服同于外祖父母故一時悤促有哭廟之誤自今本脫從字解者遂謂子思之母嫁衞庶氏豈其然與要之孔子伯魚皆未出妻所謂先君子者別有所指未可質言爲孔子爲伯魚

參合禮經禮記春秋傳諸文以斷斯疑而孔氏先君子之喪出母子思之不喪出母揆之古禮皆兩得之自識

內宗外宗

禮言內宗外宗說者昧昧攷之周禮序官曰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內女爲王同姓之女外女爲王外親之女有爵其嫁于卿大夫及士者曰內女曰外女則內外婦不與焉曰有爵則嫁于庶人者不與焉內宗外宗必人君親屬女之有爵者而於其君之喪則又分有私服無私服之異內宗之有私服者鄭雜記注所謂五屬之女是也五屬外則無服焉外宗之有私服者鄭雜記注所謂姑姊妹之子舅之子及從母之子是也從母即姨母之子二字據熊安生所引增女之子亦有服此外無服焉若夫同姓婦外親婦之有爵者則謂之內命婦外命婦而鄭注亦統謂之內宗外宗故服問注云外宗君外親之婦據周禮序官內外宗女實不兼婦也雜記曰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謂外宗之女有私服者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私服服至尊其無

服而嫁于諸臣者從爲夫之君與內宗之服君夫人同服問曰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謂夫人與天子有私服者三年不敢以私服至尊其無服者則從爲夫之君期與外宗之服君同鄭注雜記言內外宗服君夫人之法綦備其注服問則專以外親婦之無服者言之以明諸侯之夫人爲天子之通制竊玩服問本文不徑言夫人爲天子期而必曲言之曰如外宗之爲君正兼有私服無私服統言之故鄭君此注未免一偏必以雜記注補言之其義乃賅至於周禮言官制鄭注據有爵言禮記言喪服鄭注據服不服言各舉所重以明義注例宜然初非謂有三外宗二內宗之異也王肅知鄭義之相通而用周禮注以注服問云外宗外女之一然于卿大夫者得其義矣然不

論外宗之有私服無私服而概曰外宗爲君服期豈有服之內外宗而一從爲夫之君乎混而合之於禮又謬矣王注見通典熊安生孔穎達等知鄭注服不服之有別遂於外宗分服斬服齊及有爵爲三內宗分有爵及五屬女爲二隨文立解各爲區別豈服問之外宗服齊雜記之內外宗服斬本不可通乎豈此記之內外宗皆無爵與周禮不可合乎王氏合所不宜合熊孔二氏又分所不必分皆非善讀鄭注者也黃勉齋續通解采鄭注以補禮經之闕殊爲有功古今而於齊衰三月類增內宗五屬之女嫁於庶人從爲國君一條誤讀鄭注江愼修禮書綱目徐健庵讀禮通攷據而沿之並未深審夫經曰內外宗猶曰內外命婦據有爵言周禮可證婦人以夫爲爵嫁于庶人則無爵矣而

猶謂之內宗乎鄭注雜記言內宗五屬之女與外宗姑姊妹之子舅之子皆與君有私服服斬又言其無服而嫁于庶人從爲國君說本分明通典引庾蔚之說五屬以有親服之故成以君臣之服孔疏引熊安生說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斬是也豈有以嫁于庶人遂不服斬衰三年而服齊衰三月乎爲易之曰王同姓女之無服者嫁于庶人從爲國君斯爲當矣之數人者雖號古今知禮之士其說內外宗紕繆踵訛如此於此見讀禮之難亦見讀鄭注之不易

諸公

諸公者官名也攷之禮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次國上卿三命大國上卿容有四命典命職曰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鄭司農注上公得置孤一人孤卿四命其禮得眡子男例可稱公然直稱之爲公又嫌與國君無別故大射燕禮稱國君曰公其孤卿曰諸公諸非眾詞也夏官有諸子職亦以諸名官鄭注諸子或曰庶子燕義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其文與諸子職同則諸之言庶也庶子者別其適之名也諸子者掌其倅之名也公卿大夫之適子人於成均謂之國子諸子掌國子之倅鄭司農云倅讀如物有副倅之倅諸子所以副貳國子也儀禮諸公與周禮諸子同爲官名爲其副貳國子曰諸子爲其副貳上公曰諸公其義一也自鄭注以公爲官名諸爲眾詞異說由是沸起鄭注鄉飲云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注燕禮云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考王制言三監本非周制不得援

以爲證且儀禮之例凡衆詞皆稱衆如衆賓衆主人衆耦衆射者衆工衆笙之類皆不稱諸則諸公稱諸非衆詞明矣鄉飲鄉射大射皆稱諸公大夫大夫非一人不稱諸大夫何獨於孤卿一人偏稱諸公則諸公爲官名非衆詞更明矣吳氏廷華謂天子有三公侯國則有孤卿一人稱公又有致仕者胡氏釋官駁之曰致仕之說在鄉飲可通但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皆就在位言之不得有致仕者竊謂吳氏之說於大射固不合即鄉飲亦不可通鄉飲禮鄉大夫爲主人其孤卿大夫之致仕者曰鄉先生鄭注冠禮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注冠義云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鄉老曰公致仕則曰鄉先生則諸公中無致仕之孤明矣或謂諸公統公卿大夫言或謂諸公兼寄公言或謂諸公以附庸言或引左傳吾公在鑿谷爲臣尊其君之稱攷鄉飲云有諸公則辭加席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燕禮大射皆云若有諸公先卿獻之則諸自專屬公不兼卿大夫禮諸侯不臣寓公附庸之君諸侯亦不純臣大射禮公命徹冪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拜言降拜則亦在臣列非有寄公及附庸之君且鄉飲爲鄉大夫禮鄉射爲州長禮寄公附庸君詎容來與大夫稱公末世僭禮更不足爲訓盛氏世佐曰孤一人而稱諸公以別其君之稱公也諸衆也若曰猶是衆臣云爾亦有稱公而不加諸者鄉飲禮公三重是也以其在鄉里言之也天子之上公亦有稱諸公者曲禮曰諸公東面是也以其在王朝言之也竊謂鄉飲稱公而不加諸與冢宰稱宰大保稱保同在

鄉無嫌孤卿例得稱公盛氏之說是矣但訓諸爲衆以例衆臣義甚迂曲且侯國諸公爲官名天子諸公屬衆詞牽合爲一仍舊譌

處士居士

處士居士散文通用對文迴別處士者未與賓興之士猶處女之未許嫁者也居士者與賓興而未仕之士猶處女已許嫁而居在母家者也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鄭注曰賓介處士也時猶未與賓興也鄉大夫三年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則謂之居士記玉藻曰居士錦帶鄭注曰居士道藝處士也謂已賓興而未仕者也鄉大夫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是已仕者也其賓興而未仕者猶之民也故亦謂之命民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恤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于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鄭注云居士錦帶則居士者命民也然古者命民之分有三等德一科行一科道藝又一科鄉大夫曰以鄉三物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六德之士不能數數見帝王懸設是科所以待天民也其次則舉六行之士以命之尚書大傳所言是也敬長孝友也恤孤恤也取舍好讓睦婣也舉事力任也又其次者則舉六藝之士以命之鄭注玉藻所言是也禮樂射御書數謂之藝知其義而敬守之謂之道道成而上藝成而下分之有優劣而先王設科不分道藝所以望士者亦深且厚也然

則處士者以鄉三物自勵者也居士者六德六行六藝必有專
長可見者也荀子曰古之處士德盛者也知命者也今之處士
無能而云能者也離蹤而跂訾者也無能謂無六藝離蹤而跂
訾謂無德行
昏禮迎俟異同
昏有迎禮有俟禮經曰壻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此迎禮也
又曰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此俟禮也昏義亦迎禮俟禮分別
言之詩文王之迎姒韓侯之迎姞親迎之禮也鄭風之俟巷俟
堂齊風之俟著俟庭皆俟禮也俟為親迎之末節而後世好簡
略者往往不行親迎而以俟禮當之鄭風丰序以為男行而女
不隨而作云男行是親迎也而詩中止及俟禮明宜速駕也俟

老俟堂謂夫家之巷堂非指女家俟我乎巷與禮俟于門外文
合俟我乎堂與齊詩之俟我于堂乎而文同堂字非誤女亦知
其夫之俟我遲久故曰悔予不送不將以責父母家之送已不
速又曰叔伯駕予與行以勸夫家之迎已者宜速歸詩人不直
刺女子之不隨而歸其咎于從者之不速忠厚之意也箋云以
今則來迎已者齊風著序以為刺不親迎曰俟我于著乎而怪
從之易皆誤前之悔
始見也乎而怪詞曰充耳以素乎而云云諷其充耳甚美宜不
聞有親迎禮也著庭堂亦指夫家言至夫家著庭堂才見其人
其不親迎也可知矣時親迎禮廢而俟禮猶存詩人詳敘其俟
禮而不親迎于言外見之風人之恉也自箋誤以諸言俟者為
親迎于著詩之著庭堂為女家之地而云陳親迎之禮以刺之

詩序注語似箋非傳則詩曷不曰迎我而曰俟我乎于丰詩之俟巷俟堂亦指女家又并傳意而失之傳云巷門外據經增先俟于門外爲文也傳知此巷爲夫家門外者以經文先巷後堂也如箋謂出門而待巷則俟堂當先于俟巷矣如以俟巷爲初至初無所謂俟也增未奠雁女無出理亦何悔予之不送乎或曰以詩之俟巷當禮經之俟門外是已然則俟著俟庭俟堂其何說與曰禮經所言士昏禮也卿大夫以上自有不同士昏禮親迎往之女家諸侯娶王姬已不親之王國矣天子娶諸侯女其不親之侯國可知也說詳禮書通故此親迎之有別也公羊傳何注引書傳曰夏后氏逆于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戶此天子俟禮也齊風著篇傳箋以素瓊華爲士服青瓊瑩爲卿大夫服黃瓊英爲人君服則諸侯俟于堂卿大夫俟于庭士俟于著矣毛傳云門屏之間曰著著遠于庭近于堂此蓋命士之禮又不同于中下士也以詩義補禮經不猶瘉后倉等推士禮以致天子之說與

婦人歸甯

舊說女子之適人者不歸甯其兄弟故父母在則歸甯父母歿則否是說依據詩序以周窩疑其不近情嘗舉此以問諸當世碩儒則曰記言女子子既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坐食是古人嚴男女之辨也劉君星若詩補義亦用不同坐食說以周謂女子子之歸甯不必與兄弟同坐食且歸甯於父母在時豈可同坐食於兄弟乎是不與兄弟同坐食初無分父母之在不在而父母歿之不歸甯正不關於不同坐食之故矣因反復思之而得一解焉爲之說曰詩序

三言歸甯不得竝以嫁諸侯適異國爲文此固舉諸侯言之耳
諸侯娶于異國其往返之爲途遠爲時久爲禮緐故父母歿不
歸甯也若大夫以下不外娶公羊義則歸甯其兄弟者有之矣鄭
箋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甯歿則使大夫甯于兄弟鄭據
國君夫人禮立說甚得序意儀禮喪服不杖期章曰女子子適
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鄭注
曰父雖卒猶自歸宗賈疏曰知義然者父母在嫁女歸甯父母
何須歸宗子傳言婦人雖在外必歸宗明是據父母卒者又攷
之喪服經傳通例鄭斬衰章注凡女行于大夫以上曰嫁行于士庶
人曰適人此云女子子適人者是據大夫以下言則大夫以下
之妻雖父母歿而有歸甯者審矣特非國君夫人之禮也鄭箋

詩序言國君夫人於父母歿則使大夫甯于兄弟其注儀禮又
言父雖卒猶自歸宗合讀二文夙疑頓釋於以歎鄭注之明達
爲不可廢特人自不會通耳

喪父長子不取

孔子言女有五不取曰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
取世有惡疾不取喪父長子不取逆不順也亂不貞也逆與亂
爲大惡之家是以君子不取也刑人惡疾閒世或一出今乃世
有之君子不取慮其氣類之傳染也四者之不取其理明其情
達而喪父長子不取注家多謬爲之說讀者疑焉今先辨眾說
之非而後自申其說一曰長子者女之長兄也父既喪雖有長
兄亦不取此說之不可通也在易震兄嫁兌妹謂之歸妹揆之

情理吾未見其不可也一曰長子者無兄之長女也喪父無兄
女無受命故不取此亦說之不可通也人之取女論其家之正
不正察其女之賢不賢而已矣無父無兄何暇計也必計及此
而喪父無兄之女因無受命遂終身不許嫁人乎此不合乎情
理者也一曰喪父本作喪婦謂女之無母者也長年長也年長
未嫁疑其幼失母訓婦德未備故不取此亦說之不可通也喪
母之女克備婦德者世多有之今欲以一律抑之乎如其說喪
婦之家必將幼年擇配而後嫁之乎不然女年已長人咸棄絕
之將老死于家矣夷考古者女子許嫁必在年十五而後遲則
二十許嫁六禮之行俱在期年中非若後世髽齡擇配而待成
人後嫁取之也此三說者於情理皆有所不通矣今爲之說曰

喪亡也無也謂無父母家長之子也晉文公出亡在外大學載
舅犯語稱之曰亡人檀弓則稱爲喪人女子無親長出奔在外
是亦喪人亡人也夫子曰喪父長子爲其無所受命也謂斯女
之嫁必至自獻其身無父長主其婚禮傳曰喪家亡人必去其
禮其斯之謂歟逆家之子不順亂家之子不貞喪父長之子不
順不貞而刑與惡疾或兼有之三子者均屬不取其理明其
情達讀者勿疑

外內不共井

記言外內不共井說者以爲汲水之處內外各掘一井說殊迂
曲或者以承雷之池當之雷下之池外內本不相通何煩限隔
說亦無據案井乃并之譌體字讀爲屏屏廁也急就篇屏廁清

溷注屏僻宴之名也宴亦廁名字本作匿燕策宋王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匿屏匿卽屏廁也莊子庚桑楚篇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司馬彪注偃屏廁也屏亦作屏廣雅云屏廁也王氏疏證曰周禮宮人爲其井匿井是并字之譌隸書并或作并因譌而爲井并匿卽燕策之屏匿亦卽莊子注之屏廁王說是也周官宮人職掌并匿沐浴二事與記言不共并逼浴正同先鄭注匿路廁則字作并匿義取屏廁可知後鄭注作并匿與記文同誤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十八終

陽湖趙椿年丹徒陳慶年校